[illegible]

[illegible]
塩竈製

警孝

中峰本和尚

偶同參過門與夜坐達旦忽曰僕自遠逾鄉關數千里二親垂老其不奉音容者十又二年矣因讀明教和尚孝論十二篇獨不能無慊劬勞罔極何以報之予曰天下父母之於子既養之復愛之故聖賢教之以孝夫孝者效也效其所養而報之以養效其所愛而報之以愛故孝莫甚於養而極於愛也然養之之道有二愛之之道亦有二焉食以膏粱衣以裘葛養之在色身律以清禁修以福善養之在法性也色身之養順人倫也法性之養契天之也二者雖聖賢不可得兼焉蓋在家出家之異也且在家不為色身之養不孝也出家不為法性之養亦不孝也是謂養之道二焉昏而定晨而省不敢斯須去左右者乃有形之愛也行而參坐而究揭言盡形畢命以造乎道而欲報資恩有者乃無形之愛也有形之愛近而易狎無形之愛遠而難親者也苟不能本乎愛雖近者亦有所不逮而況遠而難親者乎斯易難之二由不可得而兼者蓋世出世之異也世間不能盡有形之愛不孝也出世不能盡無形之愛亦不孝也是謂愛之道亦二焉且効世間之養與愛有間也効出世間之養與愛無間也何則謂有間父母存則行之亡則間矣謂無間者豈以彼之存亡而吾學道之心哉父母謂形生之大本且吾之形豈特今生有之思積劫逮今輪轉三界其受形如塵沙不可數所謂形生之本者充塞宇宙遍入寰區凡接見聞安知其非吾夙生之本也計其劬勞殆不可勝記矣我之不思所以報而累吾父母致入諸趣備受輪迴率未知已也故吾聖人與大衆門夜越王城高棲雪嶺乃由明其法性之養無形愛以示人也已四十九年之答問雖詞原滾滾浩無邊涯未有之語不本乎此所以云流轉三界中恩愛不能捨棄恩入無為真是報恩者之語誠不我欺也道即孝也孝即道也不知所以孝而欲學道者是猶背溼而求水也或謂吾不能預是道惟能為色身之養有形之愛可以謂孝乎予曰此蓋在家之孝也世間之孝吾黨之不預焉者以投迹於空寂之門覆形於方服之下其有雪山大聖人出世之孝尚未能行彿其万一或一念有間則二利俱失所謂不孝莫甚於此故明教之所以作也夫論之作非苟飾其文詞乃欲彰吾聖人出世之孝於天下也俾外教不能議吾徒也亦俾吾徒之未知者懷其教

而趣無道不可斯須忘也云云也或謂大圓鏡智融渾自它未嘗有異豈各
所謂孝子孝子曰余徒知鏡智之不二而不知孝与道愛与養倶不二也自非
神心廓悟洞徹聖人垂教之源者不可竊議也誠以斯言擇之庶見孝与
同參之不妄也

[redacted]

禮記文王世子第八云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
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老子經希逸註云有物混成者道也無極而太極也其生在天地之先言天地自是而出
也寂兮寥兮不可見也獨立而不改常久而不易也周行而不殆行健而不息也可
以為天下母天下萬物之所由生也吾不知其名不可得而名也名不可得字之曰道
字者代名之謂也曰道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大

●羅什曰妙理常存故曰有物萬物不能分故曰混成傳大士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

蘭盆經曰孝順兩字自有四句一孝而非順如三牲之養是也二順而非孝如病
索禁忌之食而即供欲行非為之事而不諫等三亦孝亦順謂有隱無犯三
諫而隨順色觀志三年無改四非孝非順如水中葬父之類

第一句孝經云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醜即衆也居上驕則亡為下而
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第二句供
忌食惡不諫是順而非愛親故非孝也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
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第三句礼記云事親有隱而無犯
事君有犯而無隱事師无犯无隱注雖不犯顔容言得失事親是恩事
君是義師則恩義之間三諫隨者礼云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号泣
而隨之順色者語云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注承順顔色乃為難觀志者
礼云曾子曰君子之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注此謂子觀父志頃
合父意也下論語言同意別或可字誤合云承志三年無改者語云父在時

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无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四中世傳昆子水
葬父在昆明池中由孝不孝多違於父今棄水意使土葬而予特順之
反是不順也

[illegible]

夾註輔教編孝論要義第五

住杭州佛日山嗣祖明教大師 契嵩 編并註

孝論

孝者適順之謂也猶周書謚法云至順曰孝文云慈愛忘勞曰孝雜記云養德順理不逆於時曰孝爾雅釋訓曰善父母為孝祭法曰孝者畜也說者謂事親之道常畜在心釋名曰孝者好也說者云盡其色養中心悅好然孝之為物其來遠矣孝經左援神契曰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其說未詳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

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莊子曰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混沌儵與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簡文釋文曰儵忽取神速爲名渾沌以合和爲貌神速譬有爲合和譬無爲此明混沌有至神之理也何秖乎氣而已矣氣非有知豈別善惡而能含孕乎孝歟有孝父母之善習必在其神理耳其謂元氣混沌孝在其中者豈非妄言

莊子逆註曰渾沌即元氣也人身皆有七竅如赤子之初耳目鼻舌雖具而未有知識是渾沌之全也知識稍萌則有喜怒好悪是穴竅鑿矣孟子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便是渾沌不鑿也莊子翻説得来便如此詭怪但文亦奇矣

宗鏡録云 二十七ノ九枚 同三界之初因四生之元始莫窮本末豈辨根由莊老指之為自然周孔詺之為混沌最初起數如何指南 答欲知有情身土真実端由無先我心更無餘法謂心法剎那自類相續無始時界展轉流来不斷不常憑縁憑對非氣非稟唯識唯心 肇論鈔云老子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若佛教意則以如来藏性轉変為識藏從識藏変出根身器世同一切種子推其化本即以如来藏性為物始也無生無始物之性也生始不能動於性即法性也

起信云覚心初起心無初相 冥枢下十六丁

宗鏡録云 始教説色 [illegible] 水

亦不空義也 [illegible] 不有不空義也 所謂大乗始教乃 [illegible] 空義也 所謂一乗圓教乃 [illegible]

空義 華嚴五教者 [illegible] 小乗教乃有義 大乗始教乃空義也 [illegible]

空義　華嚴五教者如愚法小乗教乃有義也大乗始教乃空義也如大乗終教
乃不有不空義也所謂大乗頓教乃即有即空義也所謂一乗圓教乃空而不有有
而不空義也　宗鏡録云始教ハ見此色法随縁所成必無自性即空無所有如波帰水
不類蛇相於性即是法性也　要旨十七ノ六丁　起信云覚心初起心無初相
同一切種推其体本即以如来蔵性為本也始無生無始物ノ性也
裏拾物以始者佛教意則以如来蔵性轉之以為諸識無從生也
又退後還等非元氣當為宗唯識論中心肇論許云英主云無名天地之始
無先後心更無象法論心法一体本自然相續無始時來展轉不斷大道常
自然周孔説之為元氣老莊説之為道如何指示耶　答有情身土真妄
宗鏡録云同三界之始因四生之始如何宗本末宗轉根由者指之本

原人論曰且天地之氣本無知也人稟無知之氣安得欻起而有
知乎　注夫知即神識也神有賢愚善悪千差稟無知之氣豈有
此千差耶夫識与氣異在氣無知在識有知豈混之於一氣哉経
云四大合散唯心為本在三界中独来独去無二随者據此則知
非氣為本若氣而生心心復不合善悪不別若善悪亦氣則不因
習学既不因習学何用孔老設教令改悪為善耶
草木亦皆稟氣何不知乎　注若有知之類即稟陰陽之氣無知
之物則不稟氣則知与無知各異今既倶稟陰陽不可為異何故
草木無知人畜有知據此則知是神識不関氣也
又曰然所稟之氣展轉推本即混一之元氣也所起之心展轉窮
源即真一之霊心也　注所稟之氣即稟二氣受身也展轉推本
者推於万物本乎天地本乎元氣也所起之心即六識
心也展轉窮源者窮前六識本乎末那窮第七第八本乎一心源也
究　以實言之心外的無別法元氣亦従心之所変属前轉識所見之
境是阿頼耶相分所摂　又合彼云元氣如此一念初動其実境界之相

楞嚴第六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漚滅空本無况復諸三有

溫陵曰大覺海中本絶空有由迷風飄鼓妄發空漚而諸有生焉迷風既息則空漚亦滅所依諸有遂不可得而空覺圓融復歸元明矣

釋要抄曰大覺理也理能含容具足一切隨種々縁而體不变非至大邪

孝自神理所出則神理乃孝之本也雖二氣未分三才未有而神氣混沌含孕乎孝素在其中如此可以爲盡孝在混沌之中之理道也夫孝先於天地乃天地之所稟孝實大哉遠矣莊老所謂混沌者可堅吾教大乘諸經所説之空義如楞嚴經曰外泊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皆是妙明心中物又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夫前劫既壞壞而一空後器世界未形蕩然寂寞混沌空洞而神識冥妙唯變化所適既適於有復適於無與儒老所謂孝在混沌之中相近也前輩僧或以空劫比方儒言

原人論曰且天地之氣本無知也人稟無知之氣安得欻起而有知乎

夫知即神識也神有貴賤善惡千差萬無知之氣豈有

此知乎 注夫識氣異在氣無知在識有知豈混之於一氣居然

言四大合非夫謙性心本在三界中理未性生無一隨好內則知

非氣也本末苦為生心心板不合善惡中理者善惡亦氣則不同

皆當詳人四皆當有用乳孝 言教以漢也名善者非

草木亦皆稟氣何不知乎 注若有知之數與稟氣隔之氣無知

之物則不稟氣則知與無知合異今謂與稟氣所起之心也冥有何故

又曰然所稟之氣展轉推本即混一之元氣

源即真一之靈心也 注所稟之氣即稟二氣受身也所起之心展轉

者推於萬物本乎天地推於天地本乎元氣也推於元氣本乎一心

心也屬轉識所現前六識本乎末那末那本乎一心即六識

究實言之心外的無別法元氣亦從心之所變屬前轉識所現之境

元氣儒道二教皆宗之一念初動即是第一業相境界之相即第三現相之境界也

天子孝

易繫辭傳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云云此河圖之數也洛書蓋取龜象

元氣混沌孝在其中者彼以盂蘭盆經本是人天小乗之說且推小乗經論據相而擬議之自彼所宗耳然元氣混沌者混沌也謂炁形質已具矣必以小乗空刼比之恐未爲[illegible]今吾孝論必原孝理欲人正心以守孝之根本故與小乗經論異也吾前義解此甚略學者疑之今更備論請取此爲詳援神契曰天子孝者天龍負圖地龜出書天孽消滅景雲出游庶人孝則澤林茂浮珍舒恠草秀水出神魚然天地應副乎人之爲孝而果如此者蓋天地與人同一神理而神理貴順孝是衆善之至善

炁 古氣字

孝經云愛敬盡於事親德教加於百姓天子孝也行無危溢長守富貴能保社稷和其人民諸侯孝也服飾言行皆遵礼制能守宗廟卿大夫孝也愛敬君父忠順不失能保祿位守其祭祀士之孝也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庶人孝也　此所謂五孝別也
孝經鈎命決云孝字訓究也是了悉也始終色養也亦可訓度也是儀法也溫清合儀也　鈎命決六緯書也宋均作注

然無有窮盡則其生生育已者皆其父母至於鬼神亦有父母必致孝其生生父母生生世數積多

元氣混沌孝在其中者彼以盂蘭盆經本是人天
小乘之說且推小乘經論據相而擬議之自彼所

人夫安可不勤效孝道而情乎為心耶 明孝章云佛子情可正而親不可遺也亦 [illegible]

效當作効韻書云
効後教切効力也
勉也或當作傚
韻書作叶傚胡教切
造也俗作傚二說以
前爲是

至順人既孝順乃與天地之理自相感應而致其
機祥耳人夫安可不勤效孝道而情乎爲心耶夫
儒佛二教教人敦修百行萬行雖皆以孝爲宗本
然而宗其所以孝者亦各不同夫儒教以人之禀
生一世皆自其父母之所生育而父母恩德在乎
生人最爲大者必致孝乎一世父母故儒以一世
之孝爲宗也佛教以靈識不絶依身而現其身雖
生而復滅滅而復生世復一世生生前後相續浩
然無有窮盡則其生生育已者皆其父母至於鬼
神亦有父母必致孝其生生父母生生世數積多

君子務本々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歟

不可得而徧匝且指七世爲限故佛以七世之孝爲宗也猶涅槃經迦葉菩薩白佛云我從今始當以佛法衆僧三事常住啓悟父母乃至七世皆令奉持北遠法師解曰無始皆開何止七世但隨世俗且言七耳又七世來愛習未捨可以攝化夫佛教萬行以戒爲首戒則以孝爲本故戒經曰孝名爲戒此取孝之義耳儒教百行以仁爲首仁亦以孝爲本故論語曰孝悌也者其仁之本歟此直指孝之名也然孝有名有理也名也者則所謂孝也理也者所謂其神理也儒佛謂孝其名理雖同而

孝經曰先王有至徳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又曰夫孝徳之本也又三才章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謂天之常徳下臨區宇天々孝也地之所利養生長地々孝也則名孝道充乎天地之間明矣

其預理行孝有淺深有遠近佛孝之理即菩薩大戒之體大戒乃涅槃解脫非淨非垢非持非犯乃至諸佛妙覺大聖亦預此清淨戒也佛之行孝廣及無始父母略則七世所親故佛孝在乎名理特爲深遠者也論也者其音釋雖有三切一盧昆一力旬一盧鈍而其義訓皆一今取盧鈍所切之論字也論者議也理也綸也言語發義故曰議也含蘊萬理故曰理也可以經綸世務故曰綸也此等出儒者之說者也又論者梵語阿毗達磨此翻云對法亦云無對法又梵語阿毗曇此云無比法謂

佛與其弟子衆聖人分別法相其智慧無有比並者也對法者謂分別之智慧爲能對四諦之法爲所對也故云對法亦曰無對法蓋無比之謂也然此分別之智慧其爲論者又含四種之義如梵語摩怛哩迦此云本母取其出生之義也梵語奢薩怛囉此亦云議論謂議詳空有論量假實梵語烏波你舍此云近説謂略説經中要義不次第故梵語阿毗達磨此則前所云對法義亦如前也又有二論皆攝前四焉一謂宗論即宗大小乘經所造也二謂釋論謂造論解釋大小乘經也今孝論蓋

四諦

融會三教爲孝之道故兼用世儒之説乃有其議者之意義也其宗本吾佛之經故皆用佛敎無對無比法與其論議近説宗論者也夫所謂無比者在吾所宗諸佛菩薩分別之説其智慧固不可比並也若余微小之智其所説安敢預乎無比耶能對者雖此小智亦預分別三教孝道之淺深遠近也所對者其勉以孝順近則其所免離王法不孝刑戮之苦遠則其所免離三塗冥罰之苦是苦諦也既行孝順所斷其五逆十惡不孝聚集之種者是集諦也既依法孝順三尊一切則已斷其苦集

助語辭云夫字在句之首者為發語之端雖与蓋字頗相近但此夫字是為将指此事物而發語為不同

見其清淨寂滅之理是滅諦也證理以修近則人天聲聞之道遠則佛無上涅槃之道是道諦也切欲顯明佛有大孝與彼世教無異以解毀謗以廣人天孝道是近説略取其要義也其餘三種之義吾論皆具之可見孝論始終宗本賢聖經論是亦宗論也

敍曰

敍次序撰孝論之意也猶毛義曰序者緒也緒述其事使理相胤續若繭之抽緒易序卦子夏詩序此例是也

夫孝三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

夫發語詞也此孝道儒道佛三聖之教皆尊崇之者猶論語曰孝悌者仁之本與道經曰絶仁棄義民復孝慈戒經曰孝名為戒者也獨佛教甚尤尊之也尤尊之義入文備見

雖然其説不甚著明於天下蓋亦吾徒而不能張之吾嘗慨然甚媿

雖然佛教尤尊而其所説孝道者不尤甚昭著發明於天下四海蓋亦是我佛徒屬不能開張之我曽慨然嘆恨甚自恥媿

念七齡之時吾先子方啓手足即命之出家稍長諸

漸也

皃以孺子可教將奪其志獨吾母曰此父命不可易
也 有念七歲之時我先子先子謂吾父也亦猶
古今人稱父爲先君或稱先君子夫子之例也曲
禮注云子者有德之稱也然稱祖與父爲子者如
檀弓曾子寢疾病使易簀責其子曾元云夫子病革
孟子離婁章云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者
孫稱其祖爲子如檀弓子思云吾先君子孟子公
孫丑章曾西云吾先子者或謂稱先君子先子此
但孫稱祖非子稱父豈宜據以爲例耶曰先君子
先子亦子孫通稱其祖父耳然祖尊於父孫既稱

簀 側革切 牀棧也

祖爲子而子反不得稱父爲子乎若以孫已稱祖
爲子而其子便不得稱父爲子者如檀弓衛國君
稱公叔文子爲夫子君尊既稱其臣爲夫子而曾
元爲人子在卑又安得稱父爲夫子耶吾嘗特校
此義重輕以謂稱先君子先子子孫通稱其祖父
者也故文曰吾先子耳方啓手足乃是吾父臨終
之際之謂耳亦猶論語泰伯曾子有疾召門弟子
曰啓予足啓予手啓開也曾子自以爲受身體於
父母不敢毀傷故使開衾而視之此文云方啓手
足欲其語順耳吾父當此開手足之際便令吾出

昔慈明和尚持銀盆爲母氏壽母曰子盡棄所愛而出家今乃返持此爲獻將累我於地下矣慈明自甬奮思念參方爲一代大法王盟蓋慈母所堅言發也

家從師慕道稍漸長成我諸兄以我稚孺小子可教訓爲儒生欲奪其出家之志唯我母氏云此出家乃是其父之遺命不可改易也

逮攝衣拜訪道于四方族人留之亦吾母曰汝巳從佛務其道宜也豈以愛滯汝汝其行矣

及攝持其衣裳欲訪問法道於四方師匠者而我族姓之人共相留駐亦只我之母氏言爾汝巳捨家從佛今欲往四方事務其法道乃其便宜也此豈可更以情愛淹滯於汝汝今但自勉其行往矣

嗚呼生我父母也育我父母也吾母又成我之道也

嗚呼 嗟歎之辭其意重而切 吁亦咨嗟之辭其意稍輕此皆先歎息而後發語

昊天罔極何以報其大德

嗚呼乃自歎息之詞也謂能生於此六尺分段之身者是我之父與母也育養我而成長我者亦是我之父母也今我之母氏又更能成就我所務之佛道昊天罔極取毛詩蓼莪章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今但引其下句以表乎追感之誠謂昊天乎我心無極我此何以報荅其如天地之大德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

自去故鄉凡二十七載未始不欲南還墳隴修法爲父母之冥贊猶不果然

家從師慕道稍漸長成我諸兄以我稚孺小子可
教訓爲儒生欲奪其出家之志唯我母氏云此出
家乃是其父之遺命不可改易也
逮攝衣將訪道于四方族人留之亦吾母曰汝已從
佛務其道宜也豈以愛滯汝其行矣
及攝持其衣裳欲訪問法道於四方師匠者而我
族姓之人共相留駐亦只我之母氏言爾汝已捨
家從佛今欲往四方事務其法道乃其便宜也此
豈可更以情愛淹滯於汝汝今但自勉其行往矣
嗚呼生我父母也育我父母也吾母又成我之道也

昔慈明和尚持銀盆爲母氏壽母曰子盡棄所愛而出家今返持此爲獻將累我於
地下矣慈明自爾奮志參方爲一代大法王盟蓋慈母所警言發也
中峯廣錄

孔經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是孝行也

古德云生養死葬小孝也生保庇蔭死保流芳大孝也生導其
正信死薦其靈神大孝之大孝也目犍連以之

自去故鄉凡二十七載未始不欲南還墳隴修法爲
父母之冥贊猶不果然

皇祐三辛卯宋
仁宗年号也師
四十三歳

從去離其舊鄉鐔津之歲抵其著孝論之時大凡已經二十七年未曾無一朝不欲南返父母墳壟丘隴之處修營佛法為父母幽冥昇濟之贊助雖有此誠素歷爾許時歳猶尚不得果決然以遂其志辛卯其年自以弘法嬰難而明年鄉邑亦嬰於大盜吾父母之墳廬得不為其剽暴望之漣然泣下

在辛卯歲甲之際其年自以為人請命演法于彼山寺不幸被贓徒所陷遂嬰縲於障難而來年其鄉縣鐔津亦嬰罹於儂蠻大寇父母之墳園廬舍豈不為其盜剽刼殘暴當此之際望之則漣漣而下其潸泣

師與石門月禪師書畧云栖居石壁殆二年矣雖然自適頗樂顧人生如夢何足堪恃命衾瓦鉢外唯圖書雜然於室中耳流俗所尚一無留也近著孝論十二章擬儒孝經發明佛意亦似可觀吾雖不賢其為僧為人亦可謂志在原教而行在孝論也

又明年會事益有所感遂著孝論一十二章示其心也

又更來年會遇他事弥益有所感愴遂便著述此孝論成一十有二章專以呈示其感懷父母之誠心也

其發明吾聖人大孝之奥理密意會夫儒者之說殆亦尽矣吾徒之後學亦可以視之也

若其起發章明吾佛聖人至大孝之淵奥理道微密玄意趣以之會通乎儒家者其所稱之孝近亦盡悉矣我佛徒之後來學者亦皆可以觀覽之也

盂蘭盆疏曰華嚴經云不知恩者多遭横死觀佛相海經云是阿鼻因諸恩尚然況於父母父母之恩無可校量 記曰華嚴示現報觀佛相海明生報横死謂不能盡壽夭殤而死

明孝章第一

明孝明謂顯著此孝之理事也章謂彰顯分析此之文義節段也第次第也一數之始也

二三子祝髮方事於吾道遠其父母命之以佛子辭而不往吾嘗語之曰佛子情可正而親不可遺也

適當有二三人弟子剃斷其髮入預僧數才事務於我佛之道及其所生父母命召欲令相見即自以其已出家爲佛弟子辭拒不時而往見之我其時曾敎勉此二三子云汝曹今既爲吾佛之子雖其情識可以正之使不妄發若於汝之所親不可

中庸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註其指先王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

則與具戒而輒欲拒父母之命使無其孝順之義此豈是持戒之謂也

明孝章第一

明孝明謂顯著此孝之理事也章謂彰顯分析此

之文[illegible]

[illegible]

輒便弃遺不復孝順也

予亦聞吾先聖人其始振也爲大戒即曰孝名爲戒

蓋以孝而爲戒之端也予與戒而欲亡孝非戒也

予者蓋其時呼諸弟子而語之汝曾亦甞講聞我

先佛大聖人當其初始出現振發之際所結菩薩

大戒大戒即梵網經也其經云孝名爲戒者戒經

疏云行此孝行則敬順無違是名持戒以經如是

之說蓋欲用孝爲此戒法之端首也今汝諸子幸

厠與具戒而輒欲拒父母之命便無其孝順之義

此豈是持戒之謂也

夫孝也者大戒之所以先也戒也者衆善之所以生
也爲善微戒善何生邪爲戒微孝戒何自邪故經曰
使我疾成於無上正真之道者由孝德也
夫此孝道也者乃是菩薩大乘戒法之所以惟
先也戒法也者者亦乃是衆多善事之所以出生
也今既務爲勝善之事若非奉戒其善事則何以
而生耶今既務爲奉戒之人非修孝德其戒何以
而由之耶睒子經佛自說於過去世時曾爲睒子
孝養其盲父母於山中修道偶爲迦夷國王迦獵
悮射既死復生皆是孝順感天帝釋等救護及結

睒摩經曰如來過去爲凡夫時侍盲父母於山修道二十餘年採
果汲水敬侍無怠子披鹿皮衣遇王遊獵毒箭中胷垂死難援父
母念子敎孝寧自殞身於是口吸其毒手抜箭鋒不可得脫感釋
梵王以神藥灌睒口中毒箭皆除還活如故父母驚喜兩目俱開
王誓不殺
寶藏經云孝事父母天主帝釋在汝家中又能行孝大梵尊天在
汝家中又能盡孝釋迦文佛在汝家中

故先於道也
溥天之下其有所興作之物者無有隆甚於含生

夫孝也者大戒之所以先也戒也者衆善之所以生
也爲善微戒善何生耶爲戒微孝戒何自耶故經曰
使我疾成於無上正真之道者由孝德也

汝家中文殊盡孝釋迦文佛在汝家中
寶藏經云孝事父母天主帝釋在汝家中文殊行孝大梵天王在
王讐不殺
梵王以神藥灑眼口中毒消除還活父母驚喜兩目與明
母命子救菩寧自頂身於虎口以其毒手救篤鮮不可得勝腐釋父
母汲水救持盆入口爲虎皮求過王溺毒藥中胃腸爛雙父
東來經曰菩來過去爲夫時侍養父母於山修道二十餘年林
睒摩經曰

其經即推其孝事云致使我今得疾速成此無上
正真佛道者良由往世所積孝順之德也

孝本章第二

孝以善順父母師資與其法道特欲尊有其生成
之根本也章第二其解如前篇也
天下之有爲者莫盛於生也吾資父母以生故先於
父母也天下之明德者莫善於教也吾資師以教故
先於師也天下之妙事者莫妙於道也吾資道以用
故先於道也
溥天之下其有所興作之物者無有隆甚於含生

者也今我資籍父母以生以故須先尊有其父母也天下凡有發明於佛聖人之道德者無有勝善過於教導者也今我資籍於師僧之所教導以故須先尊於師僧也天下凡所謂玄妙之事法者無有玄妙過於一法界圓極之道理也此理在戒即大戒在定即大定在慧即大慧佛初結稱性大戒乃曰孝名為戒明此孝者亦其圓極之妙理也我資籍此理而善用以故須先尊於道法也謂道則具體具用今只言用者以必用而後明體故唯言用也

夫道也者神用之本也師也者教誥之本也父母也者形生之本也是三本者天下之大本也

夫此道也者者乃是神理作用之本原也此之師僧也者者乃是一切教導告誘之宗本也此之父母也者者乃是今我形軀生成之根本也是此三種之本者乃是溥天之下廣大之根本者也

白刃可冒也飲食可無也此不可忘也吾之前聖也後聖也其成道樹教未始不先此三本者也

銛白鋒刃易為傷如此之刃猶可衝冒飲漿食饘資人身命不可稍無如此飲食猶可無也今此之

三本獨不可遺忘也我佛教之前所出現之聖人後所出現之聖人者也所成就其正覺之道所建立其一代之教未曾有不先推尊此之三本者也

大戒曰孝順父母師僧三寶孝順至道之法

大戒卽佛初成正覺初結菩薩波羅提木叉孝順父母師僧三寶孝順至道之法說者云波羅提木叉此云別解脫謂三業十支各各防非別解脫孝順者是歸命義以我色身本從父母所生故孝順於父母法身本從師僧三寶所生故合孝順師僧三寶也至道之法者戒疏云孝爲至極之道莫先

此法此道至於佛果跡家以此道至於佛果者即吾上文一法界圓極之道理其意通也印本輔教編孝論脫三寶三字葢校對時不精也

不其然哉不其然哉

葢指大戒孝順父母師僧三寶孝順至道之法與吾論尊先乎三本者相符合不其是乎再云不其然哉是時叮嚀指佛語爲證也

原孝章第三

孝有可見也有不可見也不可見者孝之理也可見者孝之行也理也者孝之所以出也行也者孝之所

以形容也

孝有可以炳然觀見者孝有冥然不可觀見者其不可觀見即是孝之質理者也其可以觀見者即是孝之行迹也此理也者者乃是孝之所從而出也此行也者者乃是孝之所形見容儀也

修其形容而其中不修則事父母不篤惠人不誠修其中而形容亦修豈唯事父母而惠人是亦振天地而感鬼神也

若只修形見容儀而其中之孝理不修則其事敬父母必不謹愿惠與於他人必不誠實若修其中

恍惚旨言ゝ眼乱似有無之文 微妙不測皃

書太甲下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子曰禹吾無間然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

之孝理并其孝行形容者如此豈只是事父母必厚惠人必誠是亦能振動天地而感召鬼神也

天地與孝同理也鬼神與孝同靈也故天地鬼神不可以不孝求不可以詐孝欺

天地雖然蒼蒼茫茫高且遠要其本質則與此孝同於一理道也鬼神雖然恍惚幽冥要其本原亦與孝同其靈妙也以是之故天地鬼神不可以不合孝心而祈求之故不可以詐妄為孝之心而欺謾之

佛曰孝順至道之法儒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

之而横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曰夫孝天之經
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至哉大矣孝之爲道也夫
佛曰孝順至道之法者即大戒所云其義已見前
章儒曰即禮記祭義言夫孝道措置於天地之間
塞滿天地言上至天下至地謂感天地神明也溥
則布也布此孝道而横被於四海言孝道廣遠也
諸於也謂施此孝道於後世而無一朝一夕而不
行也終長行之言長久又曰夫孝者即孝經三才
章謂經者常也義者利也言天有日月星辰照臨
於下爲天之常道也地生百穀草木以供人用是
地之宜利也人生天地之間而稟天地之氣以成
其身則宜取法天地之常以孝爲行上事其父母
乃是人之常也然佛經儒書既如此之云可謂至
極乎哉廣大也矣此孝之所以爲道也夫歎美之
甚也

是故吾之聖人欲人爲善必先誠其性而然後發諸
其行也

以是之故我之佛聖人意欲一切人作爲善行必
須先誠正其自心性而然後起發其行行也

孝行者養親之謂也行不以誠其養有時而匱也夫

以誠而孝之其事親也全其恵人血物也均

此孝行者者則是敬養其所生之二親之説也此孝行若不以誠正其供養有時必怠惰而闕之也夫若能誠正而孝順之其為伏事二親也則完全不復稍有所匱之其恵待他人䘏血類物也則均平不復有愛悪之偏

孝也者効也誠也者成也成者成其道也効者効其孝也為孝而無効非孝也為誠而無成非誠也是故聖人之孝以誠為貴也儒不曰乎君子誠之為貴

此孝也者者則是仁善行行之効験也此誠也者者則是成就其仁善之行行也此所成者乃是今之有道也此所効者亦是今之能孝也若雖謂為孝而終無其効験者不為孝也若雖謂為誠而終不成其道亦不為誠也以是之故我佛聖人之謂孝者必須以誠為貴儒不曰乎君子誠之為貴此引禮記中庸篇文其解者謂貴其至誠也以明誠者世出世皆貴重也

評孝章第四

聖人以精神乗變化而交為人畜更古今混然茫乎而世俗未始自覺

茫乎 荘子云 茫乎固者是乎其我独茫而余有不茫者乎 注云 茫然無見識也

呼光切 不昧義

血 雪律切 分 賑也 通作恤 又憂也 愍也

芒 徐曰謂麥穀為｜種是也 禮疏云物初生而有｜角也｜或作茫｜｜廣大皃又莊子｜乎芴乎芒芴無家

佛聖人天眼見諸有情以其精魂神識乘逐變化
死此生彼交乎爲人爲畜經古經今混雜而然其｜
乎出之而復没之世間人俗未嘗而各自知覺
故其視今牛羊唯恐其昔之父母精神之所來也戒
於殺不使暴一微物篤於懷親也諭今父母則必於
其道唯恐其更生而陷神乎異類也
以此之故乃教人見今牛羊之生者須唯慮是其
往昔之世父母精神而生來也乃教人必須戒愼
於殺戮不令其暴傷一微小物欲人厚於懷想其
夙之所親也亦乃教人告諭現今之父母者則必

圭峯蘭盆疏曰七世者外教所宗人以形質為本傳體相續以父祖已上為七世故偏尊於父佛教所宗人以靈識為本四大形質為靈識所依世世生生皆是父母生養此身已去乃至七生所生父母為七世寄託之處唯在母胎生来乳哺懷抱亦皆是母故偏重母是以經中但云乳哺之恩也

須依於善惡業理之道唯慮父母將來復有所生
而陷沒其神明於旁生異類之中也
故其追父母於既往則逮乎七世爲父母慮其未然
則逮乎更生雖其諭然驗世而在道然也
以是之故其經教有追想父母於已往逝者則及
七世七世以其愛習未捨可以攝化世爲現今父
母令防慮其未形見如此之果報則及乎將來後
世之復生也雖然其所說詭譎然驚駭世俗而考
校其在理必如此也
天下苟以其不殺勸則好生惡殺之訓猶可以移風

場俗也天下苟以其陷神爲父母慮猶可以廣乎孝
子愼終追遠之心也
天下苟且以戒愼不殺之言相勸則於世所謂好
生惡殺之教訓者尚可以移其弊風易其惡俗也
今天下苟且以其父母陷没神明於殊類爲憂慮
者尚可以開廣世所謂孝子愼父母終没之後追
慕其遠諱之時之心也
況其於變化而得其實者也校夫世之所謂孝者局
一世而闇玄覽求於人而不求於神是不爲遠而孰
爲遠乎是不爲大而孰爲大乎

詩曰有飶其香神靈先享其氣也書曰太甲下曰鬼神無常享享于
克誠天位艱哉　又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經亦大戒經也所言愛護一切衆生者其義以人
唯靈識爲本四大形質爲靈識所依世世生生皆

易俗也天下苟以其陷神爲父母處猶可以廣乎孝
子慎終追遠之心也

孝經天性章故 又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詩曰有嚴其居神靈光享其宗也 書太甲下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況其果然是父母精寃神識乘遂變化交爲人
畜得其實有如此者也以此比校世之所謂爲孝
者局在一世而闇昧遠見不知神理通乎七世但
能求考於人生不能求考神理之幽昧世既昧理
如此無玄覽遠見今佛教特追孝於七世若不爲
深遠而誰可以爲深遠耶如是不爲廣大而誰可
以爲廣大耶
經曰應生孝順心愛護一切衆生斯之謂也
經亦大戒經也所言愛護一切衆生者其義以人
唯靈識爲本四大形質爲靈識所依世世生生皆

是父母生養故知一切衆生悉曾為我父母故不
殺害而為救護即是孝順也今評孝章之意實如
經之如此言也

必孝章第五

聖人之道以孝善為用聖人之善以孝為端為善而不
先其端無善也為道而不在其用無道也

佛聖人之法道者以孝善為其起用聖人之萬善者
以孝為其端首今若為其善事而不先推其端首
是無有其善也今若為其法道而不存其興用是
無有其法道也

用所以驗道也端所以行善也行善而其善未行乎
父母能溥善乎驗道而不見其道之溥善能為道乎
是故聖人之為道也無所不善聖人之為善也未始
遺親

此之興用者所以表驗於道也此之端首者所以
行其善行也今行善而其所善尚未行及乎己之
父母何能普善及乎一切有情今驗道而不睹其道
之普善及乎一切有情尚何能為道耶以是之故
聖人為其出世之道也則無所至而不善之聖人
為其出世之善也未嘗遺弃其所生父母之親也

親也者形生之大本也人道之大恩也唯大聖人爲能重其大本也報其大恩也今夫天下之爲道者孰與於聖人

此親也者者乃是吾人形生之大根本也生人之道之大恩也唯是佛大聖之人爲獨能尊重其大本者也獨能酬報其大恩者也今乎天下慕爲佛之道者其德誰能如於佛

夫聖人之道大臻巍巍乎獨尊於人天不可得而生也不可得而死也及其應物亦同乎天人尚必順乎人道不敢忘其母之既死不敢拒其父之見命

夫佛聖人之道圓極巍巍高大特尊於人天猶涅槃經云如來世尊道德巍巍其道無生故不可得而生也其道無滅故不可得而死也及其應副衆生機感亦現世間同類乎乃天乃人猶必須順從乎人倫之道亦不敢遺忘其母之已死又不敢違拒其父見召之命

故方其成道之初必先以其道諭其母氏三月復歸于世應命還其故國諭父於道而其國皆化以是之故當其成就覺道之始乃昇忉利天宮以佛法道敎諭其母氏摩耶夫人經夏之三月然後

自天而下復歸于人世又其成道六載淨飯王使
臣請佛相見乃還其所生之處迦毗羅衛國亦乃
化諭其父預於聖道而舉其國人皆亦信從其教化
逮其喪父也聖人躬與諸釋負其棺以趨葬聖人可
謂與人道而大順也

及其喪父王佛聖人親共諸釋族子難陁等負
檐棺櫬以趨向其所葬處如此而佛可謂亦與爾
人道而爲大順之義也

今夫方爲其徒於聖人則晩路末學耳乃欲不務爲
孝謂我出家專道則吾豈敢也是豈見其出家之心乎

今乎方始幸爲其徒屬比於佛爾則當於晩季之
路杪末之學耳乃敢欲不事爲孝道自謂我是出
家之人只專守道若爾如此之言則我孝論者不
敢發是語也若如爾之言是不見夫出家者之所
爲心乎

夫出家者將以道而溥善溥善而不善其父母豈曰
道邪不唯不見其心抑亦辜於聖人之法也

今夫出家之者當以其所修之道而溥徧善及一
切若欲溥善一切而却不善及其已之父母如是
豈可謂爲之道耶如此不止一不見爾出家者之孝

自天而下復歸于人世父其成道六載淨飯王使
臣請佛相見乃還其所生之處迦毗羅衛國亦乃
化諭其父預於聖道而舉其國人皆亦信從其教化
逮其喪父也聖人躬與諸釋負其棺以趍葬聖人可
謂與人道而大順也

及其喪亡父王佛聖人親共諸釋族子難陀等負
檐棺櫬以趍向其所葬處如此而佛可謂亦與爾
人道而爲大順之義也

今夫方爲其徒於聖人則晩路末學耳乃欲不務爲
孝謂我出家專道則吾豈敢也是豈見其出家之心乎

非韓篇曰夫出家修潔以其道德報父母為重其旨之勤為輕者
是亦生人萬分而其一乃介也雖然猶制其乃減衣資以養其親
非容其棄父母也夫佛之設法如此其於世善之邪惡之乎其
於人倫有補益耶無濟益歟与儒之治道其理教乎順乎

道耶不唯不見其心抑亦辜於聖人之法也

今夫出家之者當以其所修之道而溥徧善及一
切若欲溥善一切而却不善及其已之父母如是
豈可謂爲之道耶如此不止不見爾出家者之孝

心抑亦孤負佛所遺孝父母之經法也
經謂父母與一生補處菩薩等故應承事供養故律
教其弟子得減衣鉢之資而養其父母父母之正信
者可恣與之其無信者可稍與之有所訓也
增一阿含經言所生父母其功德廣大與彼一生
補處彌勒菩薩等同故當承奉伏事以甘脆飲食
而供養之僧祇律教訓凡為佛之弟子者得減衣
鉢之資給養父母父母若正信三寶者即可恣任
其意而與之供須其或少信不信者即可少稍與
之供侍然經律如是之言是有所訓教也

廣孝章第六

天下以儒為孝而不以佛為孝曰既孝又何以加焉
嘻是見儒而未見佛也
今天下之奉教化者但知以儒教而為孝而不知以
佛教所教而為孝者也乃云已有儒之為孝又何
以復有孝者加大於儒之所謂孝焉造論者因此
嘻歎其不知大孝乃輕發其語如是若如此而言
者是只局見儒一教之言孝而未始廣見佛教之
言孝也
佛也極焉以儒守之以佛廣之以儒人之以佛神之

孝其至且大矣

若佛教也者其言孝乃是孝之臻極者焉今若以儒孝而守持其一世之禮法以佛孝開廣其三世之遠見又以儒孝循世人法而信稟之以佛孝推冥其神明之理而追奉之如此相兼爲孝之道不亦其至極且又廣大矣

水固趍下也洫而決之其所至不亦速乎火固炎上也嘘而鼓之其所擧不亦遠乎

辟如水性故自常趨向於下也若加滿洫而疏決之其所至之處是不亦速疾乎火性故自常炎向於上若加吹嘘鼓發之而其光炎振擧向上之勢是不亦高遠乎

旧唐史云、、元德秀卒謚元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謂元魯山元結哭之曰公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未嘗有十畝之地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者以誡荒淫貪佞綺紈粱肉之徒耳

元德秀唐之賢人也喪其母哀甚不能自効刺肌瀝血繪佛之像書佛之經而史氏稱之李觀唐之聞人也居父之憂刺血寫金剛般若布諸其人以資其父之冥遐有奇香發其舍郁然連日及之其隣

元德秀字紫芝唐朝賢善之人也德秀嘗喪其母氏之日哀毀過甚恨不能自爲報効乃特刺其肌體瀝取其血繪畫佛像書寫佛經而劉昫舊唐書備述之李觀字元賓亦唐朝之有名聞之人也在

其父喪亡之際亦刺血書寫金剛般若經布施之衆人以資助其父陰冥昇濟忽然有奇異香氣發於其家郁然連日不消乃熏及其隣里事見金剛經應驗傳

夫善固有其大者也固有其小者也夫道固有其淺者也固有其奥者也奥道妙乎死生變化也大善徹乎天地神明也

夫善固亦有其廣大者也固亦有其差小者也道固亦有其淺漸者也固亦有其淵奥者也固發句之詞也若奥邃之道乃妙絶乎死生變化也若廣

同録第九巻中曰夫死生變化者非謂天地造化自然耳蓋死生者各以其業感而人乃鬼神乃異類而其死生変化之所以然者于此不亦益明乎

大之善乃通徹乎天地神明也特不辨其小善淺道者欲有所避忌耳視下文可以意知

佛之善其大善者乎佛之道其奥道者乎君子必志其大者奥者焉語不云乎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今佛之所謂善即是其大善者耶佛之所謂道即是其奥道者乎君子之人遠識乃當志慕此之大善奥道者也多聞擇善者此引論語述而篇其旨既惡有不知而妄作者孔子乃自謂我無是也我則多聞選擇其善而依從之多見而識辨之聖人謙抑自謂我此之知雖爲知之次也且免爲其不

知者也吾此義不取其注解

戒孝章第七

五戒始一曰不殺次二曰不盜次三曰不邪淫次四曰不妄言次五曰不飲酒

五戒乃俗在家者所受之戒也然此戒亦備於出家戒出數內但其出家之戒梵行清淨情滌都斷古德有五戒通至妙覺佛乘者蓋以五戒乃一切戒之本始也其初一戒云不殺物命第二云不竊盜他物第三云不邪妄而交通第四云不虛妄而發言第五云不飲酒漿

夫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言信也是五者修則成其人顯其親不亦孝乎是五者有一不修則棄其身辱其親不亦不孝乎

若夫初戒不殺則是世所謂仁也二戒不盜則是世所謂義也三戒不邪淫則是世所謂禮也四戒不妄言則是世所謂信也五戒不飲酒不醉亂則是世所謂智也智信乎其前後欲順五戒之次第耳此五戒者於其立身爲人若果修治之乃成其爲人也子有成人之道乃是顯明其親教育之德如此不亦爲孝子乎此五戒之數中有一戒於其

立身爲人果不修治之則是自弃其身玷辱其親
是不亦爲不孝之子乎
夫五戒有孝之蘊而世俗不睹忽之而未始諒也
今夫五戒有孝之淵蘊而世之俗人不能知見輙
於佛戒而輕忽之而未曾有信也
故天下福不臻而孝不勸也大戒曰孝名爲戒蓋存
乎此也
以故天下致其福祐不至而爲孝道不
勸化而行夫菩薩大戒云孝名爲戒蓋以孝之爲
言在此之持戒也
今夫天下欲福不若篤孝篤孝不若修戒戒也者大

聖人正勝之法也以清淨意守之其福若承諸左右也
今夫天下兆心欲求福祐不如敦厚爲孝敦厚爲孝
不如修奉佛戒此戒也者者乃是佛大聖人真正
殊勝之軌法也若果清淨正心而守持之其所慕
之福祐若人取物於其左右必然得之
儒者其禮豈不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其詩豈不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是皆言以其正也
夫世之正者猶然況其出世之正者乎
儒者其禮豈不曰者即禮記之禮器孔子述知禮
之人自稱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克勝也言此戰勝

悌大計切易也又愷悌通作豈弟詩豈弟君子又特亦切易也詩求福不回箋猶違也正義云不敢違命也韻書回邪也

祭受福是所爲得其道不多不少隨而稱當也詩豈不曰者即毛詩旱麓章愷悌樂易也君子謂大王王季以樂易之德施於民也卒章乃云此愷悌君子求福不回箋云不回者不違其先祖之道也而世所致福尚爾況以佛戒出世真正殊勝之正者而不果致福祐乎

孝出章第八

孝出於善而人皆有善心不以佛道廣之則爲善不大而爲孝小也

孝出於善而人人但有其善心若不用佛聖道開廣之其爲善終不遠大而其爲孝亦小細也

夫佛之爲道也視人之親猶已之親也衛物之生猶已之生也故其爲善則昆蟲悉懷爲孝則鬼神皆歡

今夫佛氏之所以爲道也觀看他人之所親如已之親也衛護物物之含生如已之生也以是故其爲慈善之心含生則至於昆蟲盡悉懷卹昆蟲蟲之惣名也其爲孝順之道幽冥則至於鬼神亦皆歡及也

資其孝而處世則與世和平而亡忿爭也資其善而出世則與世大慈而勸其世也

若資藉佛所爲孝而居處於世間則與此世間和
同平等而無有忿怒鬪爭若資藉佛所爲善超出
世間則能與有情世間爲其廣大之慈而勸導其
世也
是故君子之務道不可不辨也君子之務善不可無
品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如此之謂也
以是之故而世教君子其事務善道者不可使無
其品秩大小淺深也中庸曰者此引禮記中庸篇
苟若不修至德則至道亦不成焉凝成也中庸篇
之意亦如此之言也　又聚也

重明而以以安其主矣聖賢之事盡矣其主也何必寄乎
也浴養而後以從以推於人矣君子之學之其行也何必遂乎道德
夫德也者務仁義忠孝之謂也性也者原道德仁義忠孝之謂也仁義
外也聖賢正其性而任其命故真諦之不憂者通之不緩也
其上而正其下也故其不必工於自上而尊於百上也性因也命
其正其主人者也蓋聖賢其主人者也德上也蓋下也君子修
性德篇曰性主人者之自得者也命主人者之得於天者也德

世間所言之道也乃是能妙神明能超出死生最
勝聖人之極道也此德也者者非是世間之所言

若資藉佛所爲孝而居處於世間則與此世間和
同平等而無有忿怒鬭爭若資藉佛所爲善超出

性德篇曰性生人者之自得者也命生人者之得於天者也德能
正其生人者也藝能資其生人者也云〻德上也藝下也君子修
其上而正其下也故其不必工於百工而尊於百工也性内也命
外也聖賢正其性而任其命故其窮之不憂而通之不耗也云〻
夫德也者總仁義忠孝之謂也性也者原道德思慮之謂也仁義
忠孝修而足以推於人矣君子之学〻其正也何必多乎道德思
慮明而足以安其生矣聖賢之盡〻其生也何必皆乎

禮記曲禮道德仁義註疏云道者通物之名德者得理之稱道是通物德是理物
理物由於開通故道在德上

德報章第九

養不足以報父母而聖人以德報之德不足以達父母而聖人以道達之道也者非世之所謂道也妙神明出死生聖人之至道者也德也者非世之所謂德也備萬善被幽明聖人之至德者也

供養不足以酬報父母生成之恩而佛聖人特以萬善之德以報之此德又不足以導達父母佛特以其出世之道而通達之今佛此道也者者非是世間所言之道也乃是能妙神明能超出死生最勝聖人之極道也此德也者者非是世間之所言

之德也乃是具備萬種之善被及幽之鬼神明之
天人盛極之德者也
儒否曰乎君子之所爲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
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曰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
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雖然蓋意
同而義異也
儒家者禮記祭義豈不云乎君子人其所言孝者
必父母將欲發意孝子則預前逆知父母之意而
爲之是先意也承志謂父母已有志已當奉承而
行之諭父母於道者或在父母意先或在父母意

後皆曉諭父母將歸於正道也參直養者也者此
曾子自謂今參唯是供養者也何能爲孝乎亨孰
羶薌之美先自口嘗而後薦之父母但爲養也非
孝也又云君子之者其所言孝也者一國之人稱
揚羨願然曰如此是羨願之云此子父母有幸遇
哉而有孝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謂然而令人羨願
如此乃所謂孝也今儒書雖然有此之言蓋其意
與佛略同而其義且殊異也
夫天下之報恩者吾聖人亦謂至報恩者也天下之
爲孝者吾聖人可謂絕孝者也經曰不如以三尊之

自會不期而會曰遇

教

故度其一世二親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不其然
哉不其然哉
今夫天下衆人所報父母之恩者我佛聖人乃可
謂極報恩者也令天下衆人之爲孝者我佛聖人
乃可謂殊絶之孝者也四十二章經言不如以三
尊之教三尊即三寶教亦法也度脫其此一世所
生育之父母二親也此文或與今衆人所有之四
十二章經別唯道世所撰法苑忠孝篇所引者相
同尚書君陳云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
非馨明德惟馨孔氏傳云所聞上古聖賢之言政

鬼神享德而不享物

孝略章

治之至者芬芳馨香氣動於神明所謂芬芳非馨黍
稷之氣乃明德之馨勵之以德二教聖人經書皆
以道德待其父母豈不如是耶再稱豈不然哉重
之之詞也
吾從聖人之後而其德不修其道不明吾徒負父母
而媿於聖人也夫
吾孝論者雖隨從佛之後世以爲其徒而其自德
不能修潔於其道又不能明今我屬辜負於父母
而著媿於佛聖人也夫或嗟或幸之詞也

孝略章第十

善天下道爲大顯其親德爲優告則不得其道德不
告則得道而成德是故聖人輒遁于山林
九善乎天下之事唯道最爲善事之大者也九尊
顯乎親族唯德爲顯之優隆者也若或須守當
禮有所往必告父母若告之或不許往學其道德
則終不能得若雖違常禮不告自往而學之則得
其道而成就其德者也以是之故佛聖人乃自乗
神驥半夜凌空出城隱匿於雪山阿迦伽藍 迦一本作藍
逮其以道而返德被乎上下天下稱之曰有子若此
尊其父母曰大聖人之父母聖人可謂略始而圖終

善行權也古之君子有所爲而如此者吳泰伯其人也
及其諡果成無上道而迴返其父王之國勝德霑被
上自父王下及其國之民人與四天之下皆稱淨飯
王謂其有聖子如是尊仰其父母爲大聖人之父
母佛聖人既顯美父母則其初雖不告而自往於
山林乃是始違世俗之禮而圖謀其終得出世之
聖道如此略始圖終乃是善順行其權也儒書所
稱古君子之人其有所作爲如佛略始而圖終者
即周之泰伯始以季歷有聖子遂舍其父母國而
避之乃奔於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也荊蠻義

[redacted]

之立為吳泰伯是也
必大志可以張大義必大潔可以持大正聖人推勝
德於人天顯至正於九衢故聖人之法不顧乎世嗣
古之君子有所爲而如此者伯夷叔齊其人也
必須有大志節乃可以張布道德之大宜必須有
大清潔乃可以守其廣大直正今佛聖人推陳其出
世勝妙功德及乎人天幽明非廣大之志何以致
此其顯明最真極正之法於九趣之間九趣即九
部也非大廉潔何以致此以故佛法不復顧籍世
俗以子孫之繼嗣于世家儒書所稱古君子之人

有所作爲而如佛教之此說者即孤竹君之二子
伯夷叔齊兄弟讓國遂偕逃去不聞嘗有妻子亡
嗣而死於首陽山其人乃似佛經之所言者也
道固尊於人故道雖在子而父母可以拜之冠義近
之矣禮曰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
道固常尊妙於人是故道雖在子之已而其父母
可以拜之蓋敬道故也如禮冠義云已冠而字之
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
成人而與爲禮也疏義與本文所說相反唯其引
儀禮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子持奠酒脯以見母

抗 韻會拏也抵也敵也

禮記玉藻戎容暨暨注果毅皃

萎 說文拜失容也禮記介者不拜朱氏曰萎猶言有所枝拄不利屈伸

毋拜其酒脯重從尊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此
說雖相近而不切同不足引以講之
俗固本於真其真已修則雖僧可以與王侯抗禮也
而武事近之矣禮曰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萎拜也
俗諦固本源於真諦人若於真已修正則雖僧衆
幽人乃可以與王侯權貴等抗其禮度也表以真
為重也此抗禮戎武之事有與之相近者如曲禮
云著甲鎧者不為式敬故宜無所拜也萎拜者萎
挫也戎容暨暨者甲而屈拜則挫損其戎威之容
也一云萎詐也著鎧而拜形儀不足似詐也

介 居拜切甲也又詐黠切漢書介冑之士不拜

大惠普說第一曰傅奕在唐高祖朝作太史令嘗上疏請除佛法云云

不拜重節也毋拜重禮也禮節而先王猶重大道烏
可不重乎
禮所云不拜者是重其守武事之節也冠義毋拜
者乃是重其成人之禮也今禮與節而先世王者
猶尚重之若大妙之道何可不重乎
俗曰聖人無父固哉小人之好毀也彼睆然而豈見
聖人為孝之深眇也哉
世俗有如唐傅奕輩言佛不忠不孝逾城出家修道以
其為無父之人此蓋固陋哉小人之好毀謗者也
彼傅奕乃睆然盲冥雖有目豈能得見佛之所以

高僧者謂行解双運不入世流

為孝者其深沖遠眇也乎

孝行章第十一

道紀事其母也毋游必身荷之或與之助道紀必曰吾母非君母也其形骸之累乃吾事也烏可以勞君是可謂篤於親也

道紀高齊之高僧也善事奉其母母有所游行則身自負擔之或有人與之替助道紀必云我之母親非你君子之母也今其身形骸體之縁累乃自我之事何可以之疲勞你君子幸勿相助此道紀者可以言篤厚於善親者也

釋道安勤於奉母凡薪水飲食皆自力營進其徒有代之者安曰吾母也豈可勞人哉

禪僧者謂頓悟自心超凡入聖

慧能始鬻薪以養其母將從師患無以為母之儲殆欲為傭以取資及還而其母已殂慨不得以道見之遂寺其家以善之終亦歸死于是故曰葉落歸根能公至人也豈測其異德猶示人所不忘其本也

慧能禪宗第六祖也初示出於微賤家貧常鬻薪以給養其母將欲趨從第五祖師其求法憂患無資以為母歳月之儲備將欲以身傭估於人取賃尋得富人惠銀以為其備洎其得道還其故郷而其母已殂謝慨恨不得以其所傳之道以相見於母遂乃立佛寺於其家居之處以勝善之及其終卒

法雲秀云非但来時無口去時亦無鼻孔

亦歸死于此故自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此能公
者乃是至極之人也不測其奇異通貫神明之德
猶亦示于世人不忘遺其所生之根本也
道丕會其世之亂負母逃於華陰山中丐食以爲養
父死事而丕往求其遺骸既至而亂骨不辨道丕即
祝之遂有髑髏躍至其前蓋其父之骸也道丕可謂
全孝也
道丕後周之高僧也值會其時世擾亂遂自擔負
其母逃避於華陰縣山中身自乞食以爲供養其
父亦以行役死亡於王事丕後往其父死之處求

其遺委之骸骨既到其處有雜亂之骨不可分辨
道丕即便禱祝忽然有一髑髏跳躍到其所祝之
前蓋是其父之骸骨也道丕如此可謂爲完全之
孝者也
智藏古僧之勁直者也事師恭於事父師沒則心喪
三年也
智藏梁之高僧也嘗主張佛法抗對武帝而其節
不屈乃是其彊直者也服事其師恭敬過於子之
事父及其師亡沒雖不事衰經哭踊乃靜默戚容
似以心守持其父之喪滿于三載之制

常超事師中禮及其沒也奉之如存故燕人美其孝悌

常超周末大宋國初之高僧也事其師中當禮度及師亡沒也又事奉其像設如其生存以故超鄉邑燕地之人稱美超有孝悌善順之德也

律制佛子必減其衣盂之資以養父母也然此諸公不遺其親於聖人之意得之矣智戒常超謹於奉師蓋亦合其起教之大戒者也可法也矣

毗柰耶律之制度佛令其弟子者必須分減其平生衣服鉢盂之所資助者以供養其所生之父母也然而如此自道紀已下之諸高僧尊稱爲公皆不

山庵雜録曰凡弟子之於其師也掩惡而揚善順是而背非是謂之孝掩善而揚惡背是而順非謂之不孝苟師無善可揚嘿之可也強以善加之使人竊議反訐其不善無是可順諍之可也強以是從之使人竊議反訐其非亦不孝也

當其父母之喪雖出家之子亦可以哀悼若如在家之子衣衰戴絰則非是其所宜也但以僧所常

常超事師中禮及其沒也奉之如存故燕人美其孝
悌
常超周末大宋國初之高僧也事其師中當

智論云如来著麁布僧伽梨此方南嶽山衆及白古有道高僧
布衲艾絮不雜一絲天台唯被一衲南山繒纊不兼制溪大布而
衣永嘉衣不螢口豈非慈惻之深真可尚也今時縱息加復无
知又以如来正制之衣用為孝服且僧无服制何得妄行釋氏要
覧輔教孝論相循訛説慎勿遇之近見白布為頭經者斯又可怪
法滅之相代漸多有識者宜為革之則法得少留矣
不参

遺弃其親或父或母者其於佛聖人始制律之意
蓋有所得之也矣智藏常超又謹愿於事奉其師
氏者如此蓋亦符合佛始結菩薩大戒所説孝順
父母師僧三寶孝順至道之法者也而諸高僧如
此之孝行可以作法於爾後世之徒也矣

縗 倉回切或作衰
絰 徒結切喪首戴也

終孝章第十二

父母之喪亦哀縗絰則非其所宜以僧服大布可也
凡處必與俗之子異位過斂則以時往其家
當其父母之喪雖出家之子亦可以哀悼若如在
家之子衣衰戴絰則非是其所宜也但以僧所常

服而用大布大布杜預注左傳衛文公大布之衣謂麤布也正喪服之所用也亦禮喪服所用三升之布也用此色布爲服可已也凡於喪所居立身必須與在俗之子別其位列若已過其殯斂則以其齋七或大小二祥之時往父母故家

送葬或扶或導三年必心喪靜居脩我法贊父母之冥過喪期雖父母忌日孟秋之既望必營齋講誦如蘭盆法是可謂孝之終也

凡送徇父母喪葬或扶持或引導在其三載之制必須精心加勵齋戒修奉吾佛之法教者資贊父

蘭盆疏云今盂蘭供會具三種肥田故云勝也謂佛歡喜日供養自恣淨戒大德敬田勝也報父母恩恩田勝也父母在厄難中悲田勝也爲欲示此勝田故說此經

母幽冥之昇濟也雖已過其三年喪期或父母遠諱之日及乎孟秋七月其月已望已望尚書召誥所謂惟二月既望注云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因紀之弦望釋文曰月滿與日相望以朝君也然此既望正與盂蘭盆經佛令目連於十方衆僧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時當爲七世父母及現世父母厄難中者三設勝供之言符合也疏家云七月十五日前三月安居竟故可自恣自恣有三日或十四十五十六今經舉中間也自恣者自已之過恣他所舉也記家云七月十五日夏安

居者夏中壊行義多招譏復重故律云自今已去
聽三月夏安居春冬過少故不編制而言前而三
月者以律明安居有三謂前中後也初四月十六
日是前安居十七日已去至五月十五日中安居
五月十六日是後安居自恣三日者南山鈔云律
中但明半四日十五日自恣乃至給施衣中次第
增中十六日自恣云云律中云安居竟自恣則七
月十五爲定律又云僧十五日自恣尼十五日自
恣此謂相依問罪故制異日及論作法三日通用
克定一期十六日定自恣時者恣他所擧内彰無

五分法身
一防非止悪曰戒
一静慮静縁曰定
一清浄不滞曰恵
一観身有無曰解脱
一悟達顕了曰解脱知見

私隱外顯有瑕疵身口許於他人故云恣他所擧
也又經論中以七月十六是比丘五分法身生來
之歳首則七月十五日是臘除也比丘出俗不以
俗年爲計乃數夏臘耳又謂十五日爲佛臘日也
世書所謂臘者獵也獵取禽獸以祭先祖歳終祭
神之名也孝論所云必營齋講誦如蘭盆法此等
所釋是也若依準此釋之法式乃可謂其孝道有
終卒也

昔者天竺之古皇先生居父之喪則肅容立其喪之
前如亡人心喪而略其哭踊也大聖人也失及其送之

或昇或導大聖人也失
昔世之者天竺即五竺之迦毗羅國也古皇先生
者乃老子曾指彼天竺國而尊稱佛為往古皇大
之先生也事多見於賢聖集諸家文字佛居其父
淨飯王之喪也按經與盂蘭盆諸家疏記云淨飯
王崩釋種號咷白氎棺殮七寶莊嚴佛與難陀在
喪前肅敬而立而阿難陀云立在喪足似行心喪
心喪謂戚容如失而無服但省略其哭踊亦不同
俗也或昇或導亦按疏記云佛念當來兇暴之子
不報父母深恩故躬自擔棺大千六反振動諸天

釋梵夜叉鬼神皆來赴喪代佛擔棺佛即許之四
王變不各共擔之在其肩上佛執香爐前引就山
兩稱大聖人也夫蓋謂唯此皇太之聖人能垂示
其法于天人也夫美之耳
目犍連喪母哭之慟致饋於鬼神目犍連亦聖人也
尚不能泯情吾徒其欲無情耶故佛子在父母之喪
哀慕可如目犍連也心喪可酌大聖人也
目犍連乃佛十大弟子之一也當喪其母青提氏
目連哭泣至於過哀大慟又致食饋其母於餓鬼
之中此目連亦是得果之聖人也猶尚不能泯滅

其情愛況吾徒在凡未及目連之行詎其欲謂我
已無其情愛邪以是之故今後吾佛弟子之屬凡
在其父母之喪哀號追慕可以一如大目犍連也
以心守持其喪可以斟酌佛大聖人所示法也
居師之喪必如喪其父母而十師喪期則有降殺也
唯稟法得戒之師心喪三年可也
若在其師喪必須似喪其父母而受戒之十僧闍
梨其喪之期限者當有降殺輕重也惟是稟嗣其
法及十戒具足戒之師所謂和尚者必持喪依
世喪期三載如此可已也大論曰受戒應求二師

所戒切又所例切差之皃

一和尚一阿闍梨和尚如父阿闍梨如母以弃本
生父母當求出家父母十戒具足戒二師又阿闍
梨乃三師也亦大論所謂三師十僧者也
法雲在母之憂哀慕殊甚飲食不入口累日法雲古
之高僧也
梁之法雲居其母憂難之時哀泣思慕尤甚飲水
食粒不入其口嘗積累時日此法雲乃古之高尚
僧也
慧約殆至人乎其父母垂死與訣皆號泣若不能自
存

深慧約者近是至極之人乎當其父母欲斃之際
與之決別皆號咷悲泣如不能自生存其身也
喪制哭泣雖我教略之蓋欲其泯愛惡而趣清淨也
苟愛惡未忘猶心於物臨喪而弗哀亦人之安忍也
涅洹之時其衆撫膺大叫而血現若波羅奢華蓋其
不忍也律宗曰不展哀苦者亦道俗之同恥也吾徒
臨喪可不哀乎
然此喪孝之制度號哭涕泣雖於吾佛教簡略之
蓋欲學道者泯滅其愛惡之情而純向其清淨本
然者也苟或愛惡未果盡忘猶尚心滯於事物及

臨其所親之喪而弗爲其哀感如此亦在吾人情
之何忍也佛涅槃之時其內外大衆皆拍胷發大
咷叫其血出現如波羅奢華奢華大叫爲事具如
經文其血如波羅奢華者灌頂涅槃疏云波羅奢
是樹名葉青華有三色日未照則黑日照則赤赤
脉皆現日沒則黃今云血出現似此花之赤色也
如此蓋亦其當時聖衆心情之不思也律之宗師
澄照宣律師嘗云若當喪而不展哀苦者亦道俗
之衆同以爲恥辱也若宣師此言今我之徒與臨
父母之喪可得不爲哀惓乎

忍

夾註輔教編孝論要義第五

封 韻會 土陪 葢曰ー又聚土爲ー

夾註輔教編壇經賛要義第六

住杭州佛日山嗣祖明教大師 契嵩 編并註

壇經賛

壇者封土曰壇除地曰墠也始其衆人欲請宗門第六祖大鑒禪師開演東山法門於韶陽大梵寺尊敬大鑒之道乃封土爲壇以資其說法其後其弟子者集大鑒所說因而目爲壇經也經者蓋是此方尊周孔之教乃目其聖人所說爲經經訓常也典也謂此周公孔子聖人所宗三墳五典可以爲百代常行之道三墳雖言大道與五典皆是常

行之道也其後翻譯法師以梵語修多羅有含五
種之義此土既無含五義之言但用經字代修多
羅也亦有翻修多羅云契或云經更有多翻具如
疏記也所謂此之經字則訓法訓常也法云可軌
常則難可改變今大鑑所演是大法要眞正無妄
實可軌持如如恒常魔外群邪不能改變正與佛
說無異固宜以佛經之經字爲例也然古今義學
家多以佛後世文字非曾預佛印證皆不得稱經
今壇經乃六祖之後人欲尊其法遂自以經標目
之祖師初只令命其所說爲法寶記耳夫古來翻

宗記云祐大鑑示爲負薪之役混一凡輩自謂不識文字及其以道稍
顯雖三藏教文俗間書傳引於言論一一若素練習發演聖道解釋經義
其無礙大辯灑若江海人不能得其涯涘[redacted]
孰謂其不識世俗文字乎識者曰此非不識文字也示不識耳亦以其道非
世俗文字語言之所及蓋有所表也然而法東傳自大鑑益廣承之者皆
卓犖大士散布四海其道德利人人至于今頼之詳此豈眞樵者而初學
道乎是乃聖人降迹示出於微者也其等覺乎妙覺耶不可得而必知
梵語脩多羅華言契經契者上契諸佛之理下契衆生之機也

敢輒便改削贊者吾推述壇經之辭而命之曰贊
也鄭玄嘗以孔子尚書序不即分散遂其序名故

行之道也其後翻譯法師以梵語修多羅有含五
種之義此土既無含五義之言但用經字代修多

梵語修多羅華言契經契者上契諸佛之理下契衆生之機 [illegible]

[illegible] 其涯矣 [redacted]

[illegible]

譯之者既取此土周孔老氏所垂之經字以代乎
修多羅或直翻爲此土經字而標置佛語之端一
例爲經矣考此土孔老置經已來後世其徒亦有
宗則二聖立言已自稱經者多矣如屈原作離騷
經揚雄准易著太玄稱經者唐稱莊周之書爲南
華真經者稱列子文子之書爲通玄冲虛等真經
道宣律師以受戒法度著文亦稱圖經者以此例
之今稱壇經未必爲無稽也著賛時依其舊稱不
敢輙便改削賛者吾推述壇經之辭而命之曰賛
也鄭玄嘗以孔子尚書序不即分散避其序名故

筮時制切易卦用蓍也礼記卜筮曰卜決也以決定其惑

謂之贊班固漢書評品之詞謂之贊者吾意亦爾但其義與班鄭稍異耳贊訓佐也明也告也謂佐輔發明壇經之道告示于衆也而贊唯云發經普告而不言佐與明者文欲約耳昔劉熙釋名與今大宋韻以告字音梏又音誥謂告上曰梏發下曰誥吾謂此必古人於君臣尊卑對例時分告為梏誥之上下耳散文則相通用不必拘其上下也若謂梏告定為卑者告上之云者如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尚書胤征曰作帝告釐沃湯誥曰誕告萬方二告並工毒反豈非梏字耶此皆在尊

莊子遂註詔召也君汝也衛君不曾召汝故曰若唯無詔汝既不召而自往則彼以王公之貴必将乘汝言語之間而争欲求勝鬪争也捷勝也

發下之義耳安見梏告果為告上之云耶盤庚曰乃告我高后告工號反此豈非誥字耶至于湯誥曰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亦未始見音為梏字此皆在卑告上之義耳亦何見誥告果為發下之云乎孟子萬章曰舜不告而娶為無後君子以為猶告也舜為子而當告父母正是告上之義耳今亦只云告而不言梏也莊子內篇人間世曰若唯無詔王公將乘人而鬪其捷詔亦訓告也然詔告當是在上發下之謂而莊子用於顏回士人告上之例明詔告亦通用不定是君上發下之

捷

所用也又賈誼弔屈原賦其謂誶曰者顔師古音碎訓誶誶亦爲告也然賈誼作賦其意豈不欲古今上下通傳何嘗謂專敎已下學者耳此益見誥告不止發下之言灼然矣吾所以贊壇經者誠以大鑒之道本是凡聖有情無情平等之妙法耳適用贊告正稱其法太通平等以示告于世乃其宜也苟以告上發下局例而相誚之者是豈足與知道也

贊者告也發經而溥告也

贊告者其義已見于前發經而溥告也者謂作贊所以啓發壇經藴奥而普徧示告之也

冥幽也暗也又昏蔽也

聖人 具出宗鏡六十五卷

壇經者至人之所以宣其心也

壇經者者而其解已見于前矣至人蓋尊大鑒爲至人也至者極也人者三才之一者也論謂人聰明業之所生也斯人道冥玄極故謂至人也若莊子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則至人與聖人一也而儒立世敎獨尊聖人爲尤故曰有生民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班固古今人物表以九等之序品評乎人特以五帝三王周公孔子聖人爲上上品是天地之間聖人爲盛也吾敎謂聖人則有七聖有十聖有等妙二聖以其行位次第相望

則七聖次於十聖十聖次于等覺聖人等覺之聖
又次于妙覺聖人是特佛聖人爲最勝也然其七
聖十聖等妙二聖皆預乎玄極之道但其地位有
淺深耳今大鑒爲佛後世弟子相繼當大法祖宗
凡隱聖其本迹高下固不可測也今避讓佛大聖
人且以至極之人對例表其師弟子先後尊卑耳
所以宣明心也者謂大鑒至人說此壇經其所以
在宣明乎所傳受如来心印之心也
何心耶所傳之妙心也大哉心乎資始變化而清淨
常若凡然聖然幽然顯然無所處而不自得之聖言

乎明凡言乎昧昧也者變也明也者復也變復雖殊
而妙心一也
何心耶者或問云此一心果是何者之心乎如答
曰今此之一心即是六祖相承從上諸祖所傳佛
法秘要微密之心也大哉心乎者乃是尊美此妙
心之詞也此下統解不一一析之大哉蓋歎美心
之勝能也謂其體無邊涯絕諸分量豎通三世橫
該十方故云大哉心乎此心雖爲元始資發識變
物化而空寂清淨恒常一如縱是凡人焉聖人焉
幽冥鬼神焉顯明天地焉無有所至之處不各各

自得此心之妙也聖人者蓋謂乎心之已明悟者也凡人者蓋謂乎心之尚迷昧也此之迷昧也者乃是心之政變無明也此之明悟也者乃是心之迴復其本明也今變之與復起滅雖其殊異而此妙心亦恒常一如也

始釋迦文佛以是而傳之大龜氏大龜氏相傳之三十三世者傳諸大鑒（六祖諡大鑒禪師）大鑒傳之而益傳也

初能仁氏垂佛以此心印傳授其高第弟子摩訶迦葉大龜氏大龜蓋迦葉之世姓也自此大龜氏迦葉而下其遞相傳受之并始祖釋迦佛凡三

摩訶迦葉波此翻大龜氏其先代學道靈龜負仙圖而應從徳命族故曰龜氏時人多以姓召之其實有名曰畢鉢羅父母禱樹神而生子故名畢鉢羅

四乾栗陀耶此云堅實心此是真心也

梵語各別翻譯亦殊一肉團心此是身中五藏心也二縁慮心此是八識三集起心

[illegible]

心所者心王之光影也

曰血肉心者曰縁慮心者曰集起心者曰堅實心者若心所之心益夥也是所謂名同而實異者也

自得此心之妙也聖人者蓋謂乎心之已明悟者也凡人者蓋謂乎心之尚迷昧也此之迷昧也者

禪詮都序云心通性相名同義別者諸經或毀心是賊制令斷除或讃心是佛勸令修習或云善心悪心淨心垢心貪心瞋心慈心悲心或云心託境生或云心生於境或云寂滅為心或云緣慮為心乃至種々相違若不以諸宗相對顯示則看經者何以辨之為當有多種心為復只是一般心耶今且略示名體汎言心者略有四種梵語各別翻譯亦殊一肉團心 此是身中五藏心也 二緣慮心 此是八識 三集起心 四乾栗陀耶 此云堅実心 此是真心也云々

心所者心王之光影也

十三世而此生第五祖弘忍禪師者乃傳之今壇經第六祖號大鑒禪師自此大鑒所傳而益廣相傳也

說之者抑亦多端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也固有義多而心一也　然演說此妙心之者抑亦多有頭緒發句曰固固故字同也凡其說者故有其名字相同而其考實乃殊異也故有文義分辨雖衆多而其行歸于心即其理一也

曰血肉心者曰緣慮心者曰集起心者曰堅實心者若心所之心益多也是所謂名同而實異者也

第三質多耶
黄庭經五藏論
目之爲神西天
外道計之爲我
諸是此識
此土佛教翻縁
慮心此通八識

紇利陀耶此云肉團心乃身内五蔵心也今言血
肉心變其文耳云縁慮心此是八識俱能縁慮自
分境故色是眼識境乃至根身種子器世界是阿
頼耶識之境各縁一分故云自分也梵語質多耶
此云集起心唯八識積習種子生起見行故文云
喞多謂此是縁慮義唯識論云集起名心禅源詮
亦云質多耶謂集起心耳明縁慮集起二心都是
一義也梵語乾栗陀耶此云堅實心亦云眞實心
即眞實心也如諸經中目諸心所揔名爲心謂善
心悪心等此等之心更衆多也此所謂名目雖一

禅詮曰乾栗陀耶此云堅實心亦云貞實心此是真心也然第八識無別自體但是真心以
不覺故与諸妄想有和合不和合義和合義者能含染淨目爲蔵識不和合者體常不
變目爲真如都是如来蔵故楞伽經云寂滅者名爲一心一心者即如来蔵亦是在纒法身如勝
鬘說故知四種心本同一體故密嚴經云佛說如来蔵法身在纒之名以爲阿頼耶蔵識悪慧
不能知蔵即頼耶識有人云眞如与頼耶體別者即是悪慧不能知此法也如来清淨蔵世
間阿頼耶如金与指鐶展轉無差別然雖同體眞妄義別本末亦殊前三是相後一是性依性
起相蓋有因由
會相歸性非無
所以性相無礙
都是一心

同而考校其實則殊異也
曰眞如心者曰生滅心者曰煩惱心者曰菩提心者
諸修多羅其類伋者殆不可勝數是所謂義多而心
一者也
云眞如心者者亦是第八識更無別體但是眞心
不覺與諸妄想和合含蔵染淨亦目爲蔵識其不
與妄想和合體常不變目爲眞如心也云生滅心
者者亦眞如不守自性隨縁而變妄有生有滅也
云惱煩心者者即二十五有一切煩惱之因一念
無明心也云菩提心者者即初發慕正徧覺之心

起信論云此識有二種義一者覺義二者不覚義謂心體離念名覺不如實知詮序云覺是三乘賢聖之本不覺是六道凡夫之本

也大論云菩薩初發心縁無上道我當作佛是名菩提心無等名爲佛是菩提心與佛相似因似果故名無等等心梵語修多羅此云契經凡諸經論其所説如此煩悩菩提種種心者近不可勝算數此蓋義路分解雖然衆多而其本源之心乃一體也義有覺義有不覺義心有眞心有妄心皆所以別其正心也　雖其義趣分別有覺悟之義有不覺悟之義其此之心雖有眞實之心有妄想之心是皆欲別辨其心所之中之眞正心也

六壇經之所謂心者亦義之覺義心之實心者也

紛曰心有二等曰眞曰妄眞者即霊知之至躰此非妙悟不可得而洋測也妄者即情識之幻用乃逐物者由之也昧者槩稱之爲心不知眞之与妄實霄壤之不侔

眞心妄心詳見宗鏡第三十本十六初八十七

發菩提心　華嚴経中海雲比丘告善財言ーーー者所謂發大悲心普救一切衆生故發大慈心等祐一切世間故一切衆生本无生死妄風飄鼓汨沒苦海今發大願黒暗崖下誓作明灯生死海中永為舩筏此起悲心抜衆生苦一切凡夫本性具足性浄功徳今迷宝蔵貧窮孤露今啓法願誓与衆生崩無上佛果究竟之樂如一衆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泥洹願奉修途之初歩運連成山之始簣●崇徳廣業不僕終之　宜

裴相国云菩提心者是諸佛所證最上妙道是衆生所迷根本妙源故凡夫流浪六道由不發此菩提心故也今得人身起慶幸意心當須秉心對佛像前焼香散華三業供養立四弘誓發成佛心

若以其二義二心比方今壇經所言之心者亦是
彼二義之間之覺悟義也二心之間之眞實心也
昔者聖人之將隱也乃命龜氏敎外以傳淌之要意
其人滯迹而忘返固欲後世者揭本而正末也故涅
槃曰我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
往昔之者佛聖人化身欲隱泯般大涅槃之時也
乃勑命大龜氏龜氏大迦葉之世姓也律記云迦
葉其先代學道時有靈龜負仙圖而應從德命族
故曰大龜氏於言詮敎迹之外以遞相默傳此法
之秘要其意在吾徒學法之人滯泥迹末遺忘返

正法

復其本源眞心耳以故欲令後世爲人之師者提
撕其心要本源而質正其言教迹末者也適特引
涅槃經壽命品文以證其提本而正末耳其經云
我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無上正法者
以要言之即是如來所自證諸法實性也如其經
曰法者法性也而此法性無所不貫無所不攝但
玄極秘密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是爲正法能正邪
倒之見也悉已付囑大迦葉者謂此正法在涅槃
會前預已付囑迦葉其經更云是迦葉能爲汝等
作大依止猶如如來爲一切衆生依止之處者謂

宗鏡第二十六板云　勝鬘經云世尊我見攝受正法有斯大力如來以此爲眼
爲法根本爲引導法爲通達法　釋云所言正法者即第一義心也心外妄計
理外別求皆墮邊邪迷於正見所以得爲如來正眼攝盡一切法際照窮法
界之源也物歸正心最名攝受正法
大事禪師曰此段大事因緣從上諸佛諸祖只密密傳授謂之正法眼藏非以言言傳言
不相應非言詮之未示
秘密　宗鏡六十板　諸佛有□□密□□有□□密□□□□

爲秘密乎楞伽經云修多羅廣說汝應知密意
度論云更有何法甚深勝般若者曰般若波羅蜜

後其本源眞心耳以故欲令後世爲人之師者提撕其心要本源而質正其言教迹末者也適特引

秘密　宗鏡六ノ廿枚　諸佛有〻〻秘密之教祖師有默傳〻密付〻〻宗唯親者而相應非言詮之表示云云

大惠禪師曰此段大事因緣從上諸佛諸祖密〻傳授謂之正法眼藏非以言傳言新諸家傳者乃當人離言說文字直下信入心地開通是也

大寶積經云菩薩於諸言中若得不相轉於義乃隨行是名求義者何者名爲義

應知秘密說

秘密

此迦葉能以所付正法爲汝依止亦以如來以法身常住爲一切之所依憑居止也疏家云佛酬其請新故言所有正法悉付迦葉如來緣謝故去迦葉緣興故付内同佛德外委王臣秉正法教乃指圓伊而作依止酬其所請然疏以圓伊爲依止者圓伊亦秘密之法也本經云何等爲秘密之藏猶如伊字三點然伊字之義不並不縱非一非三此亦語言文字詮辨正法耳至於謂道斷處滅豈便爲秘密乎楞伽經云修多羅廣說汝應知密意皆度論云更有何法甚深勝般若者曰般若波羅蜜

非秘密法慧遠法師序禪經云此三應眞咸乘至
願冥契于昔功在言外經所不辨此明言教文字
未爲窮盡正法唯通秘密乃爲極耳夫秘密唯證
乃相應也今吾宗門從上相承以其所證而默傳
冥付印印相繼乃是得其付法之審也昔隋智者
謂如來默印三十二大士聖說法者又解微妙善
心髓云不二不異微妙中道是諸佛行處言語道
斷心行處滅與夫達磨大師以二祖礼拜已便歸
其位而立乃曰汝得吾髓用此校驗大聖如來言
教之外付囑正法乎大迦葉實吾宗本也其事

[redacted]

○通載云大同元乙卯年十月師将示寂道副尼総持道育恵可等侍側曰時将至矣
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而爲道用師曰汝得吾皮
尼総持曰我今所見如慶喜見阿閦佛国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
禅師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大師恵可
即礼三拝後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即顧謂恵可曰世尊以正法眼蔵付嘱
大迦葉展轉傳授以至於吾〻今付汝〻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云〻

○林間録云〻○密付者非若医巫家以其術指人相示汝也直使其自悟明爲密
耳故長慶稜禅師曰二十八代祖師皆説傳心且不説傳語但破疑情終不於
佛心躰上答出話頭如道明上座見六祖於大庾嶺上既發悟則曰此外更有
密意也無六祖曰我適所説者非密意也一切密意盡在汝辺非特然也如釋
迦於然灯佛所但得授記而已如有法可傳則即付与之矣阿難亦嘗猛省曰
将謂如来恵我三昧前聖語訓具在可以鏡心不然香厳因撃竹声望而
山再拝高亭隔江見徳山即横趨而去何以密耳語哉

○阿閦 浄名經云有国名妙喜佛号無動玄云阿之言無閦之言動

非秘密法慧遠法師序禪經云此三應眞咸乘至
願冥契于昔功在言外經所不辨此明言教文学
未爲窮盡正法唯通秘密乃爲極耳夫秘密唯證
乃相應也今吾宗門從上相承以其所證而默傳
冥付印印相繼乃是得其付法之審也昔隋有者

印
名義云、ーハ是楷定ノ不可改易
釈名云、ーハ信也所以對物為験也
說文云執政ノ所持信也

即禮三拜後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即顧謂而曰世尊以正法眼藏付囑
大迦葉展轉傳授以至於吾ゝゝ今付汝ゝ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云ゝ
林間録云、密付者非若醫巫家以其術皆人相介汝也直使其自悟明爲密
耳故長慶峻禪師曰二十八代祖師皆説傳心且不説傳語但破疑情終不於
佛心躰上答出話頭、如道明上座見六祖於大庾嶺上既發悟則曰此外更有
密意也無六祖曰我適所説者非密意也一切密意盡在汝邊非特然也如釋
迦於然灯佛所但得授記而已如有法可傳則即付与之矣何難亦嘗猛者曰
將謂如來恵我三昧前聖語訓具在可以鏡心不然香嚴因撃竹声望溈
山再拜高亭陽江見徳山即横趨而去何以密耳語哉
阿閦淨名經云有国名妙喜佛号無動注云阿之言無閦之言動ゝ

[illegible]

簡易　象仲晦謂劉信叔曰處事當以一簡以制繁易以制難便不費力乾坤之大所以使萬物由其宰制者不過此二字況於人乎仲晦此論可謂洞見天地萬物之理云云　鶴林玉露十三

易　宜讀以致切易難之對一不難也　又簡易知乎

簡　書注簡者寛大寧略之名

圓悟心要云妙道至簡至易誠哉是言又云至道簡易而淵奧初不立階梯壁立万仞謂之本分草料

法界　清凉云法界者一切衆生身心之本體也賢首云依生聖法故云法

在經文而謂言敎之外者吾正宗論備論之矣

天之道存乎易地之道存乎簡聖人之道存乎要要也者至妙之謂也

今天之所以爲道在乎易地之所以爲道在乎簡佛聖人之爲道所以在乎要夫以一攝多以約物博謂之要此要也者乃是至約精妙之言也

聖人之道以要則爲法界門之樞機爲無量義之所會爲大乘之椎輪

今佛聖人之道若用其要則爲一法界門戸之樞機門即華嚴經云普入一切法界門也樞謂門樞

棧 韻書竹木之車曰丨
輅 魯故盧各二切玉車也

也樞本也爾雅曰樞謂之椳郭璞注云門戶扉樞也機謂門橛也通俗文云橛闑門機也為無有數量法義所會歸之處即是入無量義定也為菩薩大乘之椎輪椎輪乃古棧車也其本樸素雖金玉大輅高華蓋始起於椎輪亦如大乘高廣妙嚴其本實由乎心之真要也

法華豈不曰當知是妙法諸佛之秘要華嚴豈不曰

以少方便疾成菩提

法華則法華經方便品豈不嘗云當知是妙法妙法即一心乃三世諸佛之秘密要妙之道華嚴則

玉篇云 橛 所還切 木丨

宗鏡十二云華嚴經云以少方便疾得菩提古德云学雖不多可齊上賢即斯意矣

華嚴經文豈不嘗云以少方便乃疾速得成無上菩提此文初據李長者合論所引未暇撿經俟學者討按也

要乎其於聖人之道利而大矣哉是故壇經之宗尊其心要也

此之要妙乎其在聖人之道為之利益而廣大矣哉以是之故今壇經之宗祖者所以推尊其心要也

心乎若明若冥若空若靈若寂若惺有物乎無物乎謂之一物固彌於萬物謂之萬物固統於一物一物猶萬物也萬物猶一物也

此心之所謂無有定相或似乎光明又似乎冥昧或似乎空虛又似乎靈知不絕或似乎寂滅又似乎惺惺果為有法乎果為無法乎若言之為一法則其體平等故彌徧於萬法若言之為萬法則其體故通是一法一法即萬法萬法即一法是蓋無礙法界一多相攝之義也

此謂可思議也及其不可思也不可議也天下謂之玄解謂之神會謂之絕待謂之默體謂之冥通一皆離之遣之又遣亦烏能至之

如此詮諭謂之可以思議分別也洎其不可得以思之也不可得而議之也天下群言者更巧謂之為神會謂之為絕待謂之為默體謂之為冥通如此之言亦皆去離之遣蕩之即此所遣之又益遣除亦何能臻至之

微其果然獨得與夫至人之相似者孰能諒乎

非其果決自然證紂得亦楞伽經所謂佛自得之法者也必與乎大鑒至極之人而相似者誰能信諒其如是乎

推而廣之則無往不可也探而裁之則無所不當也

今推研而廣衍之則無有所適而不可也探討而

衍 自會 廣也散也寬也延也

法
宗鏡云若用悟而修即是解悟若因修而悟即是證悟

裁斷之則無有其所措而不爲中當也
施於證性則所見至親施於修心則所詣至正施於
崇德辨惑則真妄易顯施於出世則佛道速成施於
救世則塵勞易歇此壇經之宗所以旁行天下而不厭
若以此施置於證悟理性之際則其見法道乃爲
親的若施置於修治其心行則所至之處爲極清
淨施置於修崇勝德辨情別惑則其真妄二心易
爲顯明若施置於出世間則正覺之道速疾易以
成就若施置於拯救世俗煩惱濁亂則其塵勞易
爲休歇以其上驗效數端之如此而壇經所秉達

曆密傳之宗所以大行於天下而人不以爲猒惡
彼謂即心即佛淺者何其不知量也以折錐探地而
淺地以屋漏窺天而小天豈天地之然耶然百家者
雖茍勝之弗如也
彼宗之學人有謂吾禪宗即心即佛爲之粗淺者
此人何其不自省其所識之力量也此說譬似以
一折錐而探量厚地者而輙便言地淺不足探量
以其屋舍上漏之竅窺覘於天亦輙便言天小不
足觀覘豈是天地真爲淺小如此耶自尓窺探者
所見小耳彼諸家學理性之者雖皆妄欲相爭勝

負必也不如壇經之宗之至也
至人通而貫之合乎群經斷可見也至人變而通之
非預名字不可測也
至人謂大鑒能以此法要通洞而貫串之則合協
乎佛所遺之諸經也其如此之為斷決可以見之
也至人能以此心要設變而却通於道非語非默
不在乎名字不可以心識測度也
故其顯説之有倫有義密説之無首無尾天機利者
得其深天機鈍者得其淺
以此之故而大鑒九顯明言之則有其倫理有其

顯説
密説

智論云諸佛法輪有二種一者顯二者密顯謂顯露言顯義露号顯露教如在鹿苑顯為五人
説小密為八万説大密謂秘密先達叙秘乃合二種一者隱秘在昔四時權謀隱覆曰秘神用
潜益曰密二者真秘在今法華昔所未説為秘開已益外為密 名義集五

宗鏡第二 教有二種説一顯了説二秘密説 顯了説者如楞伽密嚴
等経起信唯識等論 秘密説者各挽経宗立其異号如維广至以不思
議為宗金剛至者以無住為宗華嚴至以法界為宗涅槃至以佛性為宗
任立千途皆是一心之別義何者以真心妙体不在有無智不能知言不
可及非情識思量之境界故号不思議体虚相寂絶待靈通現法界而無
生起三世而絶跡故号之無住竪徹三際横亘十方无有界量边表不可
得故称法界為万物之根由作羣生之元始在凡不減処聖非増靈覚昭
然常如其体故曰佛性乃至或名靈臺妙性宝蔵神珠悉是一心随縁別
称至云三阿僧祇百千名号皆是如来之異名只為不知諸仏方便迷名
著相随解成差但了斯宗豁然空寂有何名相可得披陳云云

可以擬議也若不得已且強以義目而比況之亦
彼疏義家之四教五教之圓頓教也亦所謂三乘

眞必也不如壇經之宗之至也
至人通而貫之合乎群經斷可見也至人變而通之

蓋相隨解脫義但了斯宗諸說空宗教有何名相可得故陳云云
乘至云三阿僧祇百千劫皆是如來之異名不知諸佛方便逗緣之別
然常如其法僧故曰百性乃至是妙性空神珠無量心隨覺昭
得故稱法淨為万物之根由亦生之元始在不滅即非增減覺何
生起三世而離種種故多之無住寂滅三際恒十方有界為法界不而無
可及非情識測量之境界故不思議體相叙絕待實通現能言不
任之千途皆是一心之妙義何者以真心妙性本有無智不知言説宗
議為宗金剛主若以無住為宗華嚴主以法界為宗涅槃主以佛性為宗
小經諸信唯識小論秘密諸者各據經宗其異多知雜以主以不思
宗鏡第二　教有二種　一顯了說　二秘密說　顯了說者如楞伽密嚴

文義如今壇經之類是也若但以其意而密語之
則無有端首之有星末如今禪者玄用之例是也
若其所冥天之機性自然穎利之者則能得其深
奧即其密說者是也所冥於天之機性暗鈍者乃
只得其粗淺者即壇經之顯明說者是也
可擬乎可議乎不得已而況之則圓頓教也最上乘
也如來之清淨禪也菩薩藏之正宗也
如此之法要謂可以比擬耶謂可以議論耶必不
可以擬議也若不得已且強以義目而比況之亦
彼疏義家之四教五教之圓頓教也亦所謂三乘

之外最上之佛乘也亦是如來之清淨正禪也在
聲聞菩薩二藏之間亦是菩薩藏正法之宗者也
論者謂之玄學不亦詳乎天下謂之宗門不亦宜乎
天下古今議論之者言凡學此壇經所宗之法則
爲玄學者不亦詳審乎天下古今言此壇經之宗
爲佛一教之宗門不亦合其宜耶

壇經曰定慧爲本者趣道之始也定也者靜也慧也
者明也明以觀之靜以安之安其心可以體心也觀
其道可以語道也

壇經所言定慧爲本者者乃是趣向佛道之本始

[illegible]

三昧 金剛三昧經 [illegible]

亦云不持乃正定能發生正惠不持諸法是故名之為等持

道雖各殊異乃皆正於此之法界一行也

無相爲體者尊大戒也無念爲宗者尊大定也無住

之外最上之佛乘也亦是如來之清淨正禪也在
聲聞菩薩二藏之間亦是菩薩藏正法之宗者也

三昧 金剛王註 曰梵語ニハ亦三摩地亦云三摩提此云正定亦云正受乃謂入定思想法也正定者謂入定之法正也正受者謂定中所想境界而受之非是妄想故云正受世人不知此理乃謂ニニ而好趣之竟故以善於參禪者謂之參禪ニニ善於簡牘者謂乃簡牘ニニ此皆不知出処之甚而此説也於此三昧人々中須善擇而求一

一行三昧 詳見宗鏡八十一之二板

禪源諸詮五種禪之第五云若頓悟自心本来清淨元無煩悩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如此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来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之根本也若能念々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門下展轉相傳是此禪也

祖庭事苑五云三昧者三之曰正昧之曰定亦云正受謂正定不乱能受諸法憶持揀擇故名正受亦云示持為三摩能發生正慧示持諸法是故名之為等持

也此定也者者即是寂靜義也此慧也者者即是
明了義也此明所以要觀審照了其心也此靜所
以要安正其心處也安正其心已然後可以體解
其心理也觀照其道已然後可以語論於道也
一行三昧者法界一相之謂也謂萬善雖殊皆正於
一行者也
此一行三昧者者即法界一實相之為言也三昧
即是正受亦是調直定也言此一行之義萬種善
道雖各殊異乃皆正於此之法界一行也
無相為體者尊大戒也無念為宗者尊大定也無住

那伽秦云龍
本行集經釋
佛爲龍者謂世
間有愛皆遠
離之繫縛解
脱諸漏已盡故
名爲龍故曰
伽常在定ヿト
維摩經六云問
顛倒想孰爲
本答曰無住
爲本又問無住
孰爲本答曰無住則无本文殊師利從無住本立一切法○什註曰法無自性緣感而起當其
未起莫知所寄莫知所寄故无所住无所住故則非有無非有無而爲有無之本無住則窮其原
更无所出故曰無本無本而爲物之本故言立一切法也

爲本者尊大慧也
無相爲體者者施於戒則是大乘一相無相無表
思一法無漏之大戒也如經云唯佛一人持淨戒
大論云佛持戒具足清淨無念爲宗者者施於禪
定即是首楞嚴大定如經云那伽常在定無有不
定時亦大論云菩薩言無有法非定相者又云是
如三昧王等諸三昧禪定無住爲本者者施於智
慧即是佛之智慧如淨名經云無住即無本也
夫戒定慧者三乘之達道也夫妙心者戒定慧之大
資也以一妙心而統乎三法故曰大也

宗鏡四十五　此定慧二法修行之要祖佛大旨經論同詮所以
法華經云定慧力莊嚴以此度衆生大涅槃經云定慧等學
明見佛性又云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大智度論云以業力故入
生死以定力故出生死故云禪非智无以窮其寂智非禪无以
發其照何者謂禪无智但是事定若得智慧觀於心性即
爲上定若智不得禪乃爲散善分別慧若有定如密室
灯寂而能照齊動分別成實慧故若定慧双運動寂融通則
念々入三昧之門寂々運無涯之照
宗鏡八十一　若唯修事定但集世禪無旨修行猶生惡覺以不制意
地未斷其原長劫練磨返沉苦道

四弘誓願

夫戒定慧三者者乃是聲聞縁覺菩薩三乘人通同之道也夫諸祖相承所傳之妙心者者乃是彼戒定慧之大資始也今以此絶諸分量之一妙心而通攝戒定慧三法故云其爲尊大無比也

無相戒者戒其必正覺也四弘願者願度度苦也願斷斷集也願學學道也願成成寂滅也滅無所滅故無所不斷也道無所道故無所不度也

此無相大戒者者乃是戒勸學者須以正法而自覺悟也此無相戒下特列四弘願蓋以其證滅修道有覺之義也四大誓願者乃是願度脱二十五

有煩惱之苦也其願斷絶其無明所積集之種也
願修學其正道等者也願成其第一寂滅也雖
謂滅其煩惱而煩惱本無所滅故其一切染習即
無所不斷也道體清淨何有其能道所道者若以
此道度於有情縱有利鈍信不信者皆可度也四
諦先苦次集次滅次道今滅與道不為其先後乃
是指所緣而言之耳有先道次滅如圭峯教天台
四教儀等文例是也

無相懺者懺非所懺也　無相懺者如此懺悔
乃是以理作懺在理非有可懺者也

同體三寶　謂於一真如上義説為三也　一真如是覚性名佛宝　二真如有執持義
名法宝　三真如有和合義名僧寶

大

三歸戒者歸其一也一也者三寶之所以出也
三歸戒者者乃是其一心源也此一心源也者者
則是佛法僧三寶之所以出亦所謂同體之三寶
者也

說摩訶般若者謂其心之至中也般若也者聖人之
方便也聖人之智也固能寂之明之權之實之天下
以其寂可以泯衆惡也天下以其明可以集衆善也
天下以其權可以大有為也天下以其實可以大無
為也

說摩訶般若大智慧者者乃是說其一心源之至

方便權智

極中道也此下文演述其名義雖別皆是般若一法之所出者也如大論云般若是一法佛說種種名又曰般若波羅蜜攝一切智慧故此般若也者乃是佛聖人之方便波羅蜜也方便亦權智也又是佛聖人之智慧波羅蜜也智慧亦秘密實智也以故乃能寂滅之能明照之能權宜之能眞實之天下之學人若以其寂滅乃可以泯絶衆多之惡也天下之人苟以其明照乃可以聚集衆多之善也天下之人苟以其權巧乃可以有所作爲也天下之人若以其眞實乃可以最大無所爲究竟於

禪宗

云云楞嚴疏曰云云在彼不能具叙前書云云猶言如此云云也

大涅槃之道也此下大賢發明禪宗而特推尊大般若者蓋以般若是禪之所攝定之所生乃然也猶智度論云禪是般若波羅蜜依止處依是禪般若波羅蜜自然而生又曰一波羅蜜中相應修行具諸波羅蜜又曰言禪則最大如王無所不攝佛百八三昧云云盡在禪中慧遠法師禪經序云三業之興以禪智爲宗然禪則寂智則照禪智寂照實一理也寂則其體照則其用非體安得有用非用亦安得見體體用相須而不可相離也故大賢發明禪宗而必推般若此其意也

至矣哉般若也聖人之道非夫般若不明也不成也天下之務非夫般若不宜也不當也至人之爲以般若振之不亦遠乎哉

至極也哉萬善無過於般若者也佛聖人之法道非乎般若則其道不能顯明也亦不能成就也天下之一切事務非乎般若則不能合其所生得其正當也六祖至人之有所興爲乃以此般若振發其意趣不亦遐遠耶

我法爲上上根人説者宜之也輕物重用則不勝大方小授則過也

六祖自謂我此法要本爲上上根性人而説者此乃隨其人法相宜乃合宜而施之也施猶布施之謂也若是輕纖之物以之爲重腿之用則其必不勝其用也若以大法就小機而便授與之則爲過失不合其宜也

從來默傳分付者密説之謂也密也者非不言而闇證也直密也

從來即從始祖釋迦已来而其相承默傳分付者猶涅槃經密語之謂耳禪源詮曰内授密語外傳信衣是也亦乃楞伽經所謂汝應知密意亦智度

腿 足脛也
左傳重丨之疾
集句或作槌

禪源詮云默傳心印所言默者唯默知字非總不言六代相傳皆如此也

宗鏡六十板云諸佛有秘密之教祖師有默傳密付之宗唯親省相契非言詮之表示

[illegible]

論所謂其甚深勝般若波羅蜜之秘密法者也然此密非但是無言無說只爾陰暗而證見也乃特是吾佛諸祖眞實秘密之法也章句者謂善知方便則爲權智秘密之法則爲實智此實智亦似吾之眞密也然而眞密豈可以顯密究

不解此法而輒毀謗百劫千生斷佛種性者防天下亡其心也 不解會此法要而輒興毀謗則百劫千生斷滅佛之種性如此言者乃是防護天下眾人自亡失其心性也

偉乎壇經之作也其本正其迹效其因眞其果不謬前聖也後聖也如此起之如此示之如此復之

偉乎美壇經之興作也其根本眞正其教迹驗効其所爲因眞正其所爲果不復錯謬前佛聖人後佛聖人皆如此壇經指示之如此還源復本之

浩然沛乎若大川之注也若虛空之通也若日月之明也若形影之無礙也若鴻漸之有序也

浩汗然滂沛乎如廣大川水之流注者也若虛空通洞無有邊際者也如日月之明照万物無有不見者也若物形之與影無所妨礙者也如鴻鴈飛翥積漸而高遠皆有其次序者此謂大鑒演說有

其次序如是也

妙而得之之謂本推而用之之謂迹以其非始者始之之謂因以其非成者成之之謂果

玄妙而自得之之謂本原推據此無得之得而用之之謂教迹道非有始且以非始而始之之謂因

道亦非有成且以非成而成就之之謂果也

果不異乎因謂之正果也因不異乎果謂之正因也

迹必顧乎本謂之大用也本必顧乎迹謂之大乘也

果與因一致是果不殊乎因乃謂正果也因亦與果一體是因不異乎果乃謂之正因也教迹常在乎本原是迹必顧本乃謂之大用本原常攝乎教迹是本必顧迹謂之大乘也先果次因蓋躡其上文故爾

乘也者聖人之喻道也用也者聖人之起教也

此大乘也者者乃是聖人比喻其道猶車乘焉能運載行人到於佛地也此用也者者亦佛聖人以其不可思議之大用而興起教迹也

夫聖人之道莫至乎心

夫聖人之道者即一切佛法也此一切法皆心之所攝故謂道者無有至極乎一心源者也

聖人之教莫至乎修調神入道莫至乎一相止觀

聖人爲其法者無有至極於修行也若欲調直其神思使之入道無有至極於一相無相之止觀也

軌善成徳莫至乎一行三昧

軌則其爲善以成就乎出世勝妙功徳者無有至極乎法界一行之正受也

資一切戒莫至乎無相正一切定莫至乎無念通一切智莫至乎無住

資藉以成就一切戒律無有至極此無相之大戒者也正一切大乘小乘禪定無有至極此無念之

維摩經觀衆生品第七 文殊師利又問善不善孰爲本答曰身爲本又問身孰爲本答曰欲貪爲本又問欲貪孰爲本答曰虚妄分別爲本又問虚妄分別孰爲本答曰顛倒想爲本又問顛倒想孰爲本答曰無住爲本又問無住孰爲本答曰無住則無本 文殊師利從無住本立一切法

無住爲本

什法師曰法無自性縁感而起當其未起莫知所寄莫知所寄故無所住無所住故則非有無非有無而爲有無之本無住則窮其原更無所出故曰無本無本而爲物之本故言立一切法也

生曰無住即是無本之理也 肇曰無住即實相異名實相即性空異名故從無住有一切法

宗鏡録云古徳云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則万法出生皆依無住一心爲體離心之外無別有法如君臣彼依[redacted]求離水無波萬像依空離空無像

宗鏡第十四問淨名經云從無住本立一切法無住本即阿頼耶識云何說

宗鏡五十问淨名經云從無住本立一切法無住本即阿頼耶識云何說
此識為一切法本　答此識建立有情無情發生染法淨法若有知有
覺則衆生界起若無想無慮則國土緣生因染法而六趣迴旋隨
淨法而四聖階降所謂凡聖之本身器之由乃此識[redacted]原何法非[illegible]
諦無住惟何境不真可謂絶学之門栖神之地矣

無住為本

[illegible]

經云同體三寶者眞如有覺性名佛寳眞如有執持義名法寳眞如有和合義名僧寳

正宗也通一切世出世智慧無有至極於此無住
之大本也
生善滅悪莫至乎無相戒篤道推德莫至乎四弘願
善觀過莫至乎無相懺正所趣莫至乎三歸戒
生一切善法滅一切悪法無有至極於無相大戒
者也敢篤於賛聖法道推成於勝妙功德無有至
極乎四弘誓願者也善能觀察其煩惱過患無有
至極於一心而作懺也正直其發心之所趣向無
有至極於佛法僧同體三寶之歸戒也
正大體裁大用莫至乎大般若

正當佛法大體裁成佛法大用無有至極乎佛大智慧

發大信務大道莫至乎太志　起大信之心向務其無上大道無有至極乎立大志操也

天下之窮理盡性莫至乎默傳　天下學者欲窮萬法之理欲盡萬物之性無有至極於默傳冥付也

欲心無過莫善乎不謗　欲令其存心無有過患無有善美於不妄毀謗此之法要也

定慧爲始道之基也　說此壇經先以定慧列其初始者蓋欲其爲修道之基址也

三德　光明玄云法身般若解脫是為三常樂我淨是為德　章安疏曰法身之身非色非無色非色故不可以形相見非無色故不可以心想知雖非色而色充滿十方雖非非色亦可尋求即法身德般若德者非知非字亦非不知非不字云云解脫德者非縛非脫非縛不縛非脫不脫云云

一行三昧德之端也　必推一行三昧者蓋欲爲其一切勝妙功德之端首也

無念之宗解脫之謂也　無念爲之宗本者乃是三德解脫之謂也

無住之本般若之謂也　以無住智慧而爲其本原者亦三德般若之謂也

無相之體法身之謂也　以一相無相爲其體者亦是三德法身之謂也

無相戒戒之最也　尊無相大戒者乃是戒之尤最者也

正當佛法大體裁成佛法大用無有至極乎佛大智慧
發大信務大道莫至乎大志 起大信之心向務

六祖大師示衆曰云、 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
若於一切処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壊
等事安閑恬靜虚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
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名一行三昧

三德 光明玄云法身般若解脱是爲三常樂我淨是爲德 章安疏曰法身之身非色
非無色非色故不可以形相見非無色故不可以心想知雖非色而色充滿十方雖非非色亦可尋求
即法身德般若德者非知非不知非字亦非不字云云解脱德者非縛非脱非非縛不縛非非脱不脱云

一行三昧德之端也
必推一行三昧者甚欲爲其一切勝妙功德之端首也
無念之宗解脱之謂也
無念爲之宗本者乃是三德解脱之謂也
無住之本般若之謂也
以無住智慧而爲其本原者亦三德般若之謂也
無相之體法身之謂也
以一相無相爲其體者亦是三德法身之謂也
無相戒戒之最也
尊無相大戒者乃是戒之尤最者也

四弘願願之極也
舉四弘誓願者乃是一切願之臻極者也
無相懺懺之至也
稱無相之理而懺者乃是一切懺悔中之臻極者也
三歸戒眞所歸也
此三歸戒者乃是其眞實之所歸處者也
摩訶智慧聖凡之大範也　此摩訶般若智慧乃是聖人凡夫通同廣大之範法者也
爲上上根人說直說也　其爲上上根機人說此上上法乃是直截而說更無方便之委曲也

默傳　宗鏡云所言默者唯默知字非總不言六代相傳皆如此也

默傳傳之至也
以心而默相傳受乃是其傳之之親至者也
戒謗戒之當也
戒其毀謗正法以最爲不可故其爲戒至當也
夫妙心者非修所成也非證所明也本成也本明也
以迷明者復明所以證也以背成者復成所以修也
此妙心至理者非因修治所以成也非因證悟所以明也蓋其本来自然而成也本来自然而明也但以衆生迷暗其本明者今返復其明所以云有證也以衆生迷背其本成者今復還其本成所

以云有修也

以非修而修之故曰正修也以非明而明之故曰正證也

今以此非所修而修治之故云正修也今以非所明而明照之故云正證也

至人暗然不見其威儀而成德爲行藹如也

至人大鑒晦暗不曜威容儀既而成其勝妙之行

藹然盛出也

至人頽然若無所持而道顯於天下也蓋以正修而修之也以正證而證之也

頽訓順也謂至人大鑒雖頽然委順遺外身世無

書益稷曰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註曰元首君也股肱臣也叢脞煩碎也惰懈怠也墮廢也言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戒之

敬也

所矜持而其至道自然顯著於古今天下其如此

蓋以正修而修之也以此正證而證之也

于此乃曰因修因證因因因果穿鑿叢脞竟爲其說

[illegible]細碎也 詳見于書益稷篇

謬乎至人之意

修謂修因也果謂證果也因果修證之在下欲其

文義便耳於今此世吾黨之末學不本大鑒之正

修正證乃謂我法無修無證無因無果穿鑿異端

叢脞細冗各自竟爲其言謬悞大鑒至人之本意

也然因果有世間因果有出世因果猶禪源詮注

云即苦集二諦爲世間因果也今修道滅二諦明

脞 白會小也又匀度 細碎無大畧也

世間因果

出世間因果

自宗鏡四十二之

出世因果世間因果次法義在修證之前出世因
果義在修證之下今用出世因果故須在修證之
下也夫學祖宗之者必識正修正證乃可語無修
無證無因無果耳
噫放戒定慧而趨乎混茫之空吾未如之何也
放捨戒定慧三法而必趨向乎混茫蕩頑空我
賛經者無如爾之何也
甚乎含識溺心而浮識識與業相乘循諸趣而未始
息也　尤甚哉今有情含識之者自泯没其真心
而浮漂於妄識無明之識既與業果而相乘藉循

環諸趣而未嘗有休息者
象之形之人與物借生紛然乎天地之間可勝數邪
得其形於人者固萬萬之一耳人而能覺幾其鮮矣
或象之在上在遠形之在下在近成久成物此人
與物借並而生成紛綸然在天地蓋載之中何可
勝其筭數然此諸生者得成其形於人類者故是
萬萬數之一分耳此人而能自覺悟幾近鮮少矣
聖人懷此雖以多義發之而天下猶有所不明者也
聖人撥此雖以多方治之而天下猶有所不醒者也
佛聖人懐惘此之迷徒雖以衆多文義而起發之

而天下之人猶尚有所不曉明者也佛聖人雖以
衆多方便之法而治理之而天下之人猶尚有所
不醒覺者也
賢者以智亂不肖者以愚壅平平之人以無記惛
賢智之者乃以其才智自亂不肖似之者又以其愚
邪而自壅塞平平無善無悪之人乃以無記而自惛懵
及其感物而發喜之怒之哀之樂之益蔽者萬端
洎及其感外事物而有所發動喜好之忿怒之哀
慘之悦樂之又益爲其蔽障者有萬端緒
曖然若夜行而不知其所至

其曖昧然如似昏夜行於道路而竟不知其所到之處
承於聖人之言則計之慱黯之若蒙霧而望遠謂有
也謂無也謂非有也謂非無也謂亦有也謂亦無也
以管見而却蔽固終身而不得其審
其承習佛聖人所説之者則計校之慱量之亦似
蒙冐霧霿而瞻望遠處其言此理以爲有也以爲
無也又以爲非有也非無也又以爲亦有也爲亦
無也各以其四者所見而反却爲障蔽故致有終
身不能得其審諦也此非有非無下而列亦有亦
無其例已見於第三巻廣原教心必至篇義内矣

海所以在水也魚龍死生在海而不見乎水道所以
在心也其人終日說道而不見乎心悲夫
海水蓋引以為喻此喻亦見於經教然海所以成
海者在乎能有積水也魚龍或生或死常在於海
水之中而終不能見於其水道所以為道者在乎
能通心之清淨勝妙也今其學人雖終朝竟日講
說佛道而不能見乎其心是可悲歎乎
心固微妙幽遠難明難湊也其如此也矣
心故其精微玄妙幽邃廣遠難為明辨難為臻湊
也其不易知有如此也矣

推或排

聖人既隱天下百世雖以書傳而莫得其明驗
佛聖人既寂滅隱晦天下學者經歷于百世雖以
佛所遺經典文字相傳而不能得其明効驗證
壇經之宗舉乃直示其心而天下方知即正乎性命也
若推雲霧而頓見太清若登泰山而所視廓如也王
氏以方乎世書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斯
言近之矣
壇經之宗祖達磨既振舉也乃直截表示其妙心
天下之人方可得知便正其本源之覺性所稟之
緣命也猶排拂雲霧障蔽而得頓睹太清虛空又

如躋登泰山最高之處而所顧廓然無復蔽礙也

近王文康公所著大同論以佛法比方世教之書

論語雍也之文謂齊魯有大公周公之餘化大公

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齊

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之行邢昺等義皆爾也

王文康以此三變比方儒道佛三教之興至乎佛

教其道乃至為經也然佛三乘至乎佛乘其道秘

密具極特在此壇經之宗耳故謂王氏所引而比方

者為幾近乎吾宗也

涅槃曰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中間五十年 亦云如是

楞伽經云大慧復白佛言如世尊說我從某夜得最正覺乃至某夜入般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亦不已說當說不說是佛說云々

偈曰我某夜得道至其夜涅槃於此二中間我都無所說緣自本住故我作如是說彼佛及与我悉無有差別

宗鏡卒一卷之五枚 或十枚

正宗記第十二尾云、經曰始從鹿野苑乀未曾說一字斯固其教外之謂也然此極且奧密雖載於經亦但說耳聖人驗此故命以心相傳而禪者所謂教外別傳乃此也

宗鏡三十七云、佛言自從光耀終至鶴林不說一字汝亦不聞此是佛密意說約本真法躰離言詮故不說一字即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又但是佛不說心外一字法

五十年未曾說一字

此文諸家文字如增輝記等多引吾初據天台教

乘所引遂用其文後徧撿今涅槃經四十卷者並

不見有此偈涅槃經有南北等本不省天台採用

何本者請俟後賢討論之

未曾說一字者示法非文字也防以文字而求其所

謂也　未曾說一字者者此是佛示其所宗本非

在於文字也有言教之外之意也防預後世學人

執以文字而尋求佛所說者也

曰依法不依人者以法真而人假也

四依諸經論各列其次第前後或不同今此贊雖依涅槃經所出之次第先後也其義則隨智者所解但此文字略耳要以義通爲是也依法不依人者以法真而人假也者謂實相善法等通名爲法以此之法真實可以依憑修行乃能至於大菩提也不依人謂人是攬五陰所成假名相好之身若依此假名之身修行功德則皆墮顛倒終不得見真實法身故云人假也

曰依義不依語者以義實而語假也

依義不依語者以義實而語假也義是中道第一義諦真實之理可以依此真實義理修行萬行功德則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破諸顛倒心心寂滅自然流入無量義定故云義實也不依語謂言語是世間言語文字章句虛誑無實若依是文字言語而修諸波羅蜜萬行功德則增長諍訟妄想煩惱或墮二乘之地不到大乘大涅槃故云語虛假而不可依也

曰依智不依識者以智至而識妄也

依智不依識者以智至而識妄也者大智慧是窮理之極此圓極之智乃爲照了之心若依此正觀

如々理體無二
故曰々

[redacted]

大智心無住著而修諸德行則能破一切煩惱生
死之業必得大涅槃故云智至也不依識謂識是
妄想之心名之為識若依是而修行則構集五住
煩惱二邊生死之業故云識妄不可依也
曰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者以了義盡理也
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者以了義盡理也者了
義經謂大乘諸經之中皆明中道佛性實相如如
之理若依此等經所明之理而修行功德與中道
相應能見佛性如來藏理故云以了義盡理也不
解不依不了義經者以其無補今壇經之宗故略

中道　宗鏡八十六　問一色一香無非中道以何為〻〻。答且約古師四
句分別如中論玄樞云問汝以不生不滅為〻〻有此〻〻不。若有此〻〻
則不名〻〻若无此〻〻無亦不名中二俱不可得何名〻〻。答有四義
一有此〻〻何者本將中道破偏何得无〻〻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若
无空義者一切則不成空即〻〻也二無此〻〻何者為破偏病是故說
中偏病既亡中藥須遣若有〻〻中還是病三亦有〻〻亦無〻〻何者
至理虛存故名亦有无形无相故名亦無如涅槃經云內外合故名為〻〻
四非有中道非无〻〻何者既云〻〻何得是有既云〻〻何乃是無此
是一往為言耳若更再論則非四句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
問為中即是道為離中別有道為道即是中為離道別有中　答如彼中
即人此則是中而非道如彼二乘人道此即道而非中如彼〻〻道此即
亦中亦是道如彼外道今此即非中又非道今言中道者即〻〻道離中
無別道離道無別中即以道為中即以中為道此之中義即是一心道即
是心〻即是道以真心遍一切處故所以云一色一香無非中道前辯
見不同故論得失若入宗鏡則泯同乎寸　●又中道者以下一真心不住有
無二邊故稱〻〻若言其有不可尋若言其無性不可易

清淨行處者雖是自說即與如來所說之經同也

聖人所謂四人出世（四依人也）護持正法應當證知者

五住地惑

二邊　有辺　無辺
又　増益　損減

一切見住地	三界見惑	分別惑
欲愛住地	欲界思惑	倶生煩悩
色愛住地	色界思惑	倶生煩悩
有愛住地	無色界思	倶生煩悩
無明住地	三界無明	所知障

天台淨名疏云一法異名者諸經異名說眞實相或言實諦或言自性清淨心或言如來藏或言如如或言實際或言實相般若或言一乘或言法性或言法身或言中道或言畢竟空或言正因佛性性淨涅槃如是等種種異名皆是實相之異名故大智論偈云般若是一法佛說種種名隨諸衆生類爲之立異字　宗竟卒

問是一〻住名言眞諦更無論則非四句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何以是無〻

四非有中道非元〻何者有相故名得是有〻〻〻云内外合故名爲〻

[illegible]

中道　宗鏡八十六　問一色一香無非中道以何爲〻〻　答且約古師四

而不云亦猶涅槃經第六卷末只列四依而不列
四不可依其別有意義耳吾文亦然也
菩薩所謂即是宣說大涅槃經者謂自說與經同也
菩薩所謂等也者此引涅槃經如來性品迦葉菩
薩白佛云我爲菩薩大勇猛者問於無垢清淨行
處如來大悲今已善說我亦如是安住其中所說
菩薩清淨行處即是宣說大涅槃經謂自說與說
經同也者此乃解上所引經文謂但能宣說菩薩
清淨行處者雖是自說即與如來所說之經同也
聖人所謂四人出世（四人四依人也）護持正法應當證知者

云云者在彼不能具叙之義

應當證知故至人推本以正其末也
聖人所謂等者者此引涅槃經如來性品之文聖
人所謂即佛所說此經文也經云四人出世云云
也者四人即是經所立四依也疏云四者數也依
者憑也一切世間憑之得益故言四依憑有二種
一憑自法取益二憑他取益若唯憑法不兼憑人
不名爲依若憑人者兼得於法故云四人出世云
云昔人雜真僞依法簡人今法混小大依人簡法
今依正人取正法故依於四人立四依品又昔依
法簡人則其人無法法亦不徧如捨此就彼以求

虚空今明人即秉法不捨此就彼故從人立四依
品本經云何等爲四有人具煩惱性是名第一即
經下文云是名凡夫者須陀洹人斯陀含人是名
第二阿那含人是名第三阿羅漢人是名第四往
返周施名爲菩薩已得受記不久得成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是則爲第三人也第四人者名阿羅
漢羅漢者斷諸煩惱捨於重擔逮得已利所作已
辨住第十地得自在智隨人所樂種種色像悉能
示現云云名阿羅漢是名四人出現於世云於人
天中最尊最勝猶如如來疏云自有如來爲如來

如來爲四依四依爲如來四依爲四依四依爲四
果四果爲四果四果不能爲四依雖有諸義今取
一塗即是四依爲四果像文云初依有師弟位今
則不爾四依通是師位能爲世間作依止故通是
弟子位弘宣佛法故其辨別弟子師位行備如疏
記也所引天台教疏乃解南本涅槃經遂有品目
不同者此下文七端並是反推上文所引涅槃經
者證成大鑒壇經之意耳如涅槃經云四人出世
護持正法應當證知者故今大鑒至人亦四依之
人也所以推本一心源之法以正其趨習迹末者也

自說與說經同故至人說經而如經也
故今大鑒至人以菩薩僧演說壇經固如佛經不異也
依義依了義經故至人顯說而合義也合經也
故今大鑒至人顯明而演說壇經等文合佛法之
大義也亦契合乎大乘經也
依法依智故至人密說變之通之而不苟滯也
故今大鑒至人密說以其妙意變之而却使通之
此乃自在用其玄妙不苟徇滯於相好之人而涯
著乎識想分別者也
示法非文字故至人之宗尚乎默傳也

故今大鑒至人其所承之宗崇尚玄默以傳其法也

聖人如春陶陶而發之也　佛大聖人其道德巍巍始立爲教道譬如春陽陶陶太和發起之也

至人如秋濯濯而成之也

至人大鑒特能直指一心源以驗白成就佛之所爲教道譬秋氣濯濯明潔以成就之也

聖人命之而至人効之也

佛聖人始名命之而大鑒至人終驗効之

至人固聖人之門之奇德殊勲者也　者或大

大鑒至人乃是佛大聖人門下奇特之德殊勝之功者也

大恵普説曰古人到遮裏如救頭然尋師決擇要乃心地開通不疑
生死然有学而知之者有生而知之者那个是学而知之者如僧問
趙州学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你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
州云洗鉢盂去僧於言下忽然大悟當下休歇便知生死去処妙喜
常説不易遮僧有力量趙州一百二十个搭子一送々在伦肩上遮
僧荷乃一氣走一百二十里更不回首心裏怗々地與乃慈力運乃
悲願此是学而知之者那个是生而知之者如趙州作沙弥時同本
師行脚到南泉值南泉臥次本師礼拜了趙州方礼拜南泉問云近
離甚処州云近離瑞像泉云還見瑞像广州云瑞像則不見只
見臥如来南泉遂起問你是有主沙弥無主沙弥州云是有主沙弥
泉云那个是你主若是如今禅和家便近前彈指打个圓相喝一喝
拍一拍拂袖便行放出遮般悪氣息你看伦趙州緩々地近前道
孟春猶寒伏惟和尚尊候万福泉乃喚維那云此沙弥別処安排次
日却来問如何是道南泉也不行棒也不下喝也不説玄也不説妙
也不牽経也不引論只実頭向伦道平常心是道

鐔津集九云其聖
者得之於誠明也賢
者得之於明誠〻也
者生而知之也明也
者学而知之也及
其至於仁義一也

夫至人者始起於微自謂不識世俗文字及其成之也
夫大聖至人初示出於寒微樵夫之間自言不識
世俗書契文字〻洎其證道有所成之也
方一席之説而顯道救世與乎大聖人之云為者若
合符契也
才當其一坐席之説而能發明其道拯救世間則
與夫佛大聖人云為經典者如合符契也
固其玄德上智生而知之將自表其法而示不識乎
固亦發句之言也深玄之德上品聖哲乃能生而
知之將欲自顯表其所傳之法非藉文字而遂示

為示 雅作 造也 増白〻 所以 十

不識世俗文字耶
死殆四百年法流四海而不息帝王者聖賢者更三
十世求其道而益敬
死逝迄今僅四百載者自唐高宗武后而來至大
宋仁宗嘉祐間將近四百年而其法流通四海內
外不休息帝王歷代君后者聖賢亦歷代聖人賢
人者經歷帝代僅三十世而求慕其法而愈恭敬
非至乎大聖人之所至天且厭之久矣烏能此也
非有至到乎佛大聖人所到之處天道且猒沮之
亦已久矣何能得至今日之盛如此也

予固豈盡其道幸蚊蝱飲海亦預其味敢稽首布之
以遺夫後學者也
予小子固陋豈能盡究其道幸而且如蚊蝱飲於大
海亦得預頷知海水滋味耳故敢稽首稽首者白
虎通云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言首謂
頭也今約白虎通云稽亦訓至也又說文云下首
也佛教或有云下首作禮者是作禮之法也凡禮
法必統乎三禮曰問訊名下禮屈膝長跪名中禮
以身投地稽首頭著乎地名上禮謂作禮致敬此
經法要而後陳布之以遺與後生之學者也

無隱晦 嗣
中峰 本

南禪春屋妙葩
嗣夢窓疎石

夾註輔教編壇經賛要義卷第六

前住南禪禪寺無隱晦和尚施所蔵夾註輔教編
以充刋板用是則唐天目山幻住菴流通本也

明教大師五書要義日本未有板行之者江湖英
衲欲之恰如渴而思飲余爲結般若縁遂命工以
鏤梓庶使慧日重輝遺音載振開人天之眼目輔
聖化之流行恩有均資究親等報歳次辛卯觀應
二年休夏日沙門妙葩拜手

觀應二辛卯至寛永十四丁丑二百八十七年

翕 廣韵合也歛也衆也盛也

輔教編後序

明教乃洞山聡公之子得法之後卜居西湖
世不妄交時有惑者以三教不同阿黨其説
互相詆訾公憫此愚乃閉戸著書以獻
仁宗命兩府看詳時大參歐公喩於朝頓解
其紛翕然美集 上賜入蔵天下名山節鎮各
付一本其言文而不隘質而不雜由有寡識

憮罔甫切又微夫切廣韻憮然失意貌論語夫子憮然何晏曰爲其不達己意而非之

者執巻憮瞴我明教又自注之其憫物之切翫仝平陽弥陀院導公敬道重刊板行之叙於清富老朽曰屛山作引如長庚之横於晩空何用更點雲滓耶導公曰就虎添斑有何不可予曰姑以爲蛇畫足耳

與論曰畫蛇添足適累其天

壬寅秋七月晦日平陽府十方大梵禪寺嗣祖釋子粲謹序

應永廿三年正月八日　記辨

